

杨家将之二



连盟论坛敬告

您现在看到的这本电子连环画是由连盟论坛的会员制作的，连盟论坛是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连环画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在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规则——您首先必须同意所有这些规则，才能继续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若您无法认同这其中任何一项规则，则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并且立即删除之。谢谢。

规则一、这本电子连环画在发布前已经反复做过检测，尽量排除了计算机病毒、木马、恶意软件、或任何其它有损计算机安全的成分，但是连盟论坛对本本电子连环画的安全性不做保证，对于打开或执行此计算机文件的后果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规则二、这本电子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请您在观赏之后自觉、及时（下载之后24小时以内）地删除这本电子连环画，否则后果自负。

规则三、对于这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请勿修改，请勿擅自传播，请勿用于除前述目的（规则二）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请勿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否则，所有一切后果都由违反这项规则的人自己承担。连盟论坛保留对违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利。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访问连盟论坛进行反馈，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連盟

WWW.SHUQU.NET

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

智斬潘仁美

策劃

东

篱

改編

江

南

春

繪畫

许

全

群

掃描

雪

中

人

制作

东

篱

錄入

星

月

无

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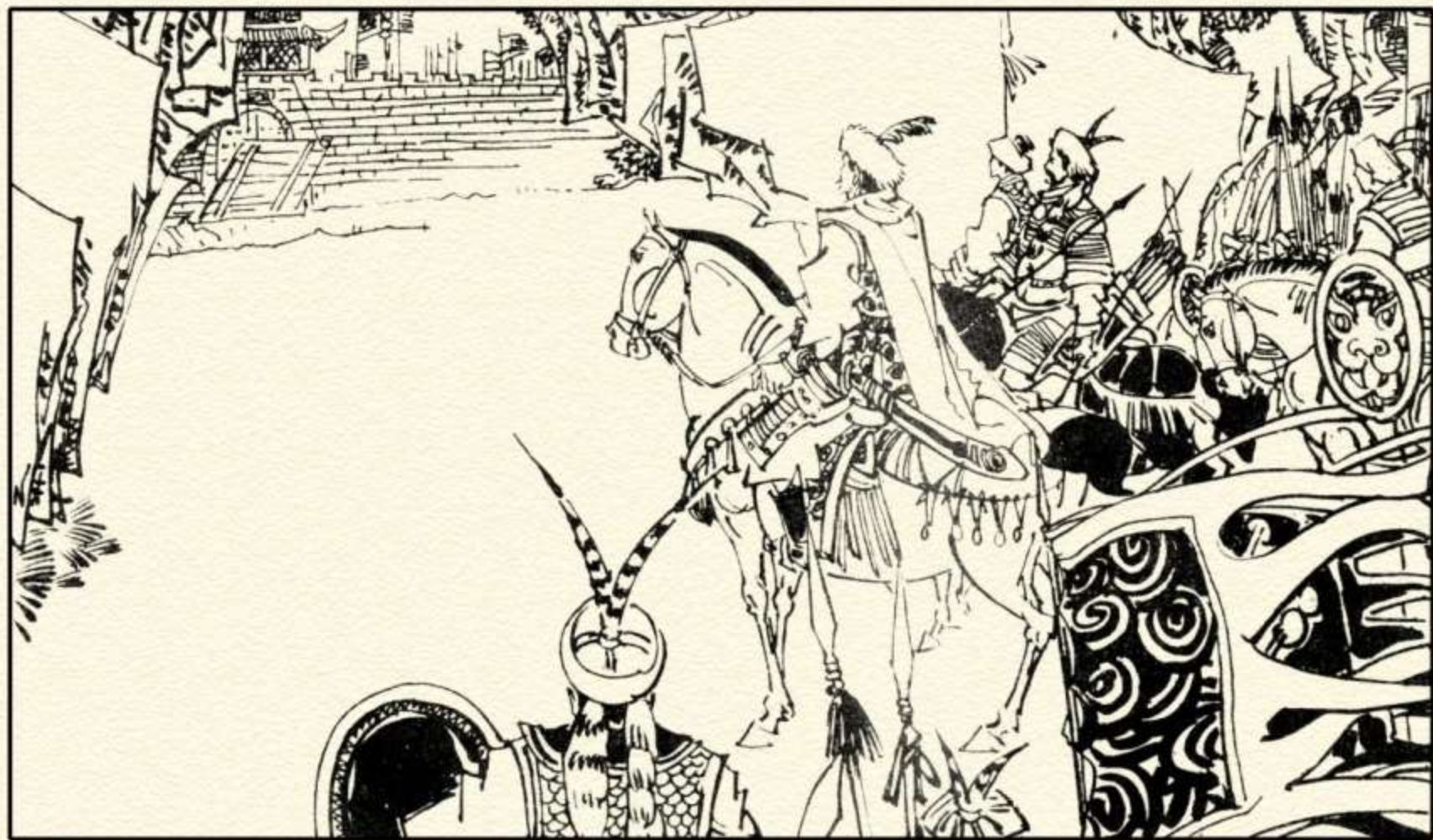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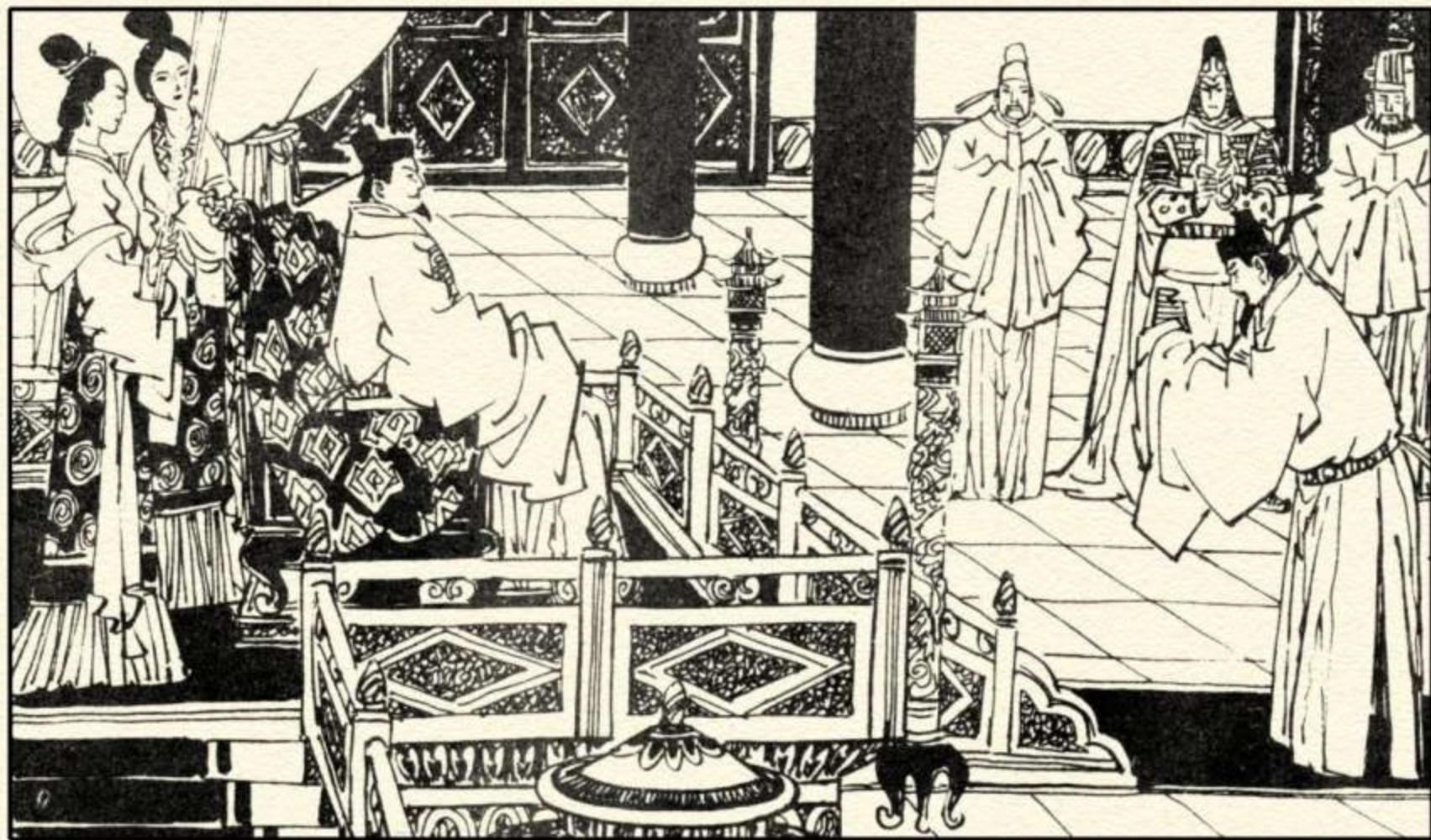
《智斩潘仁美》是《杨家将》全套连环画的第二分册。描绘的是宋辽战争中，潘仁美公报私仇，陷杨家父子于敌阵中，逼得杨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又乱箭射杀搬兵求救的七郎。六郎潜回汴京，面告御状，几经波折。最后在寇准和八王主持正义下，智取潘仁美口供，计赚决定生杀大权的独角赦，才斩杀了潘仁美。



本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宋太宗时，辽兵入侵。幽州一战，宋兵大败。北辽萧太后与群臣商议南下，直取汴京。元帅耶律斜轸，右相萧挾懒，大将韩延寿，奉旨领兵，从瓜州进逼雁门关。



消息传到汴京，宋太宗要亲自出征，以雪幽州之耻。左丞相寇准奏道：“依臣之见，命一大将领兵征剿足矣，何劳圣驾上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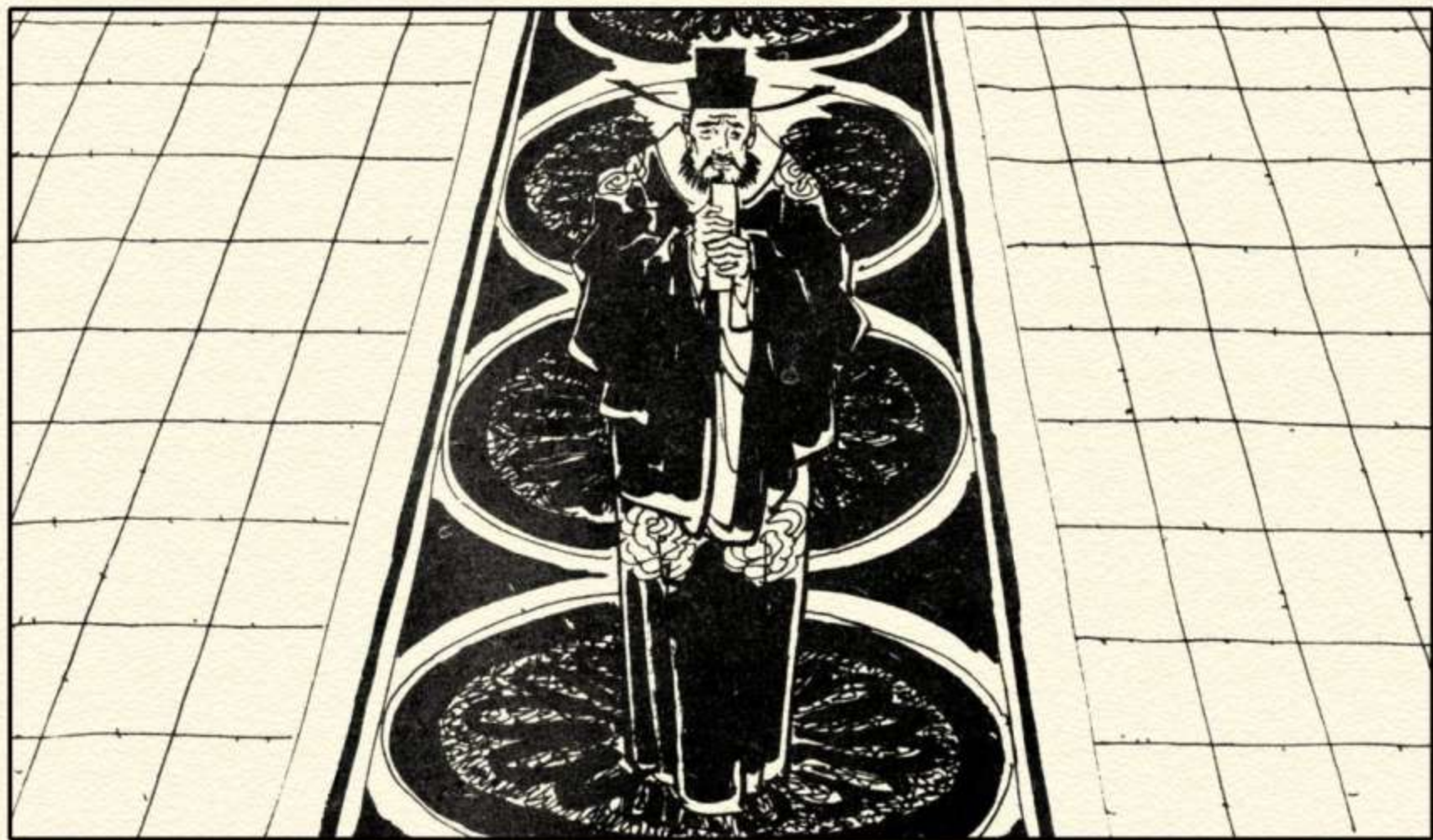
太宗犹豫少顷：“谁可领兵前去？”寇准回奏：太师潘仁美谙熟边情，可命为统军元帅。太宗允奏，即降旨授仁美为招讨使。



潘仁美领旨，闷闷不乐。女儿潘妃问他为何忧愁？仁美言道：“北番入寇，圣上命我为统军元帅，无奈缺少先锋，故此忧闷。”



潘妃笑道：“你何不将杨令公举为先锋，好乘机报了当日一箭之仇。”原来，杨业归宋前，在一次交锋中，曾一箭射中潘仁美的左股。现在，潘妃献计，正中仁美下怀。



次日，潘仁美进奏请太宗：授杨业父子为先锋，领兵征辽。太宗准奏，即下诏命，派使臣往雄州调遣杨令公和杨六郎、杨七郎父子三人赴代州行营听用。



使臣领命而去，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寇准和八王赵德芳齐声奏道：“仁美怨恨令公，今举为先锋，只恐于军不利，误国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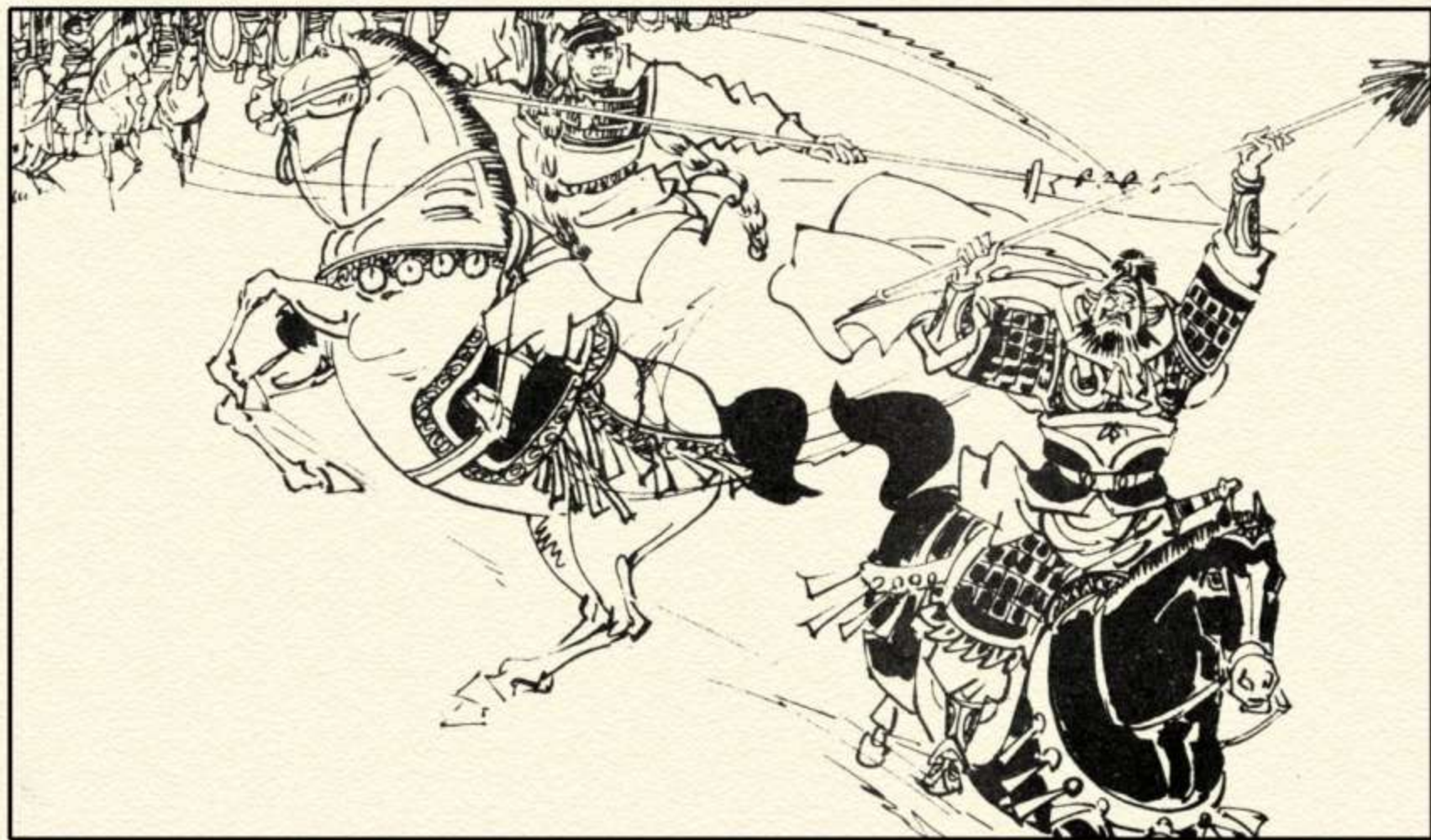
潘仁美上前奏道：“陛下放心！为保大宋江山，臣决不计前仇，定与杨令公同心协力，剿灭辽贼！”太宗半信半疑，命呼延赞为救应使，暗中保护杨令公。



潘仁美领兵十万，离了汴京，不日来到代州雁门关鸦岭扎寨。刚立营寨，军士来报：辽将韩延寿领兵讨战。



顷刻间，韩延寿飞骑杀来。潘仁美令副将王侁、贺怀、刘均期三人出战。交马数十合，三将败回本阵。



潘仁美大怒，披挂上马，奋勇杀出，交战十合，惨败而回。



潘仁美败下阵来，十分恼火。这时，杨业父子三人下马进帐，参见元帅。



潘仁美怒目而视，斥道：“你父子三人，身为先锋，为何违了军令限期？”说罢，唤刀斧手推出辕门斩首示众。



原来，杨家父子刚在三关杀退辽兵，突然接到诏命，星夜赶来鸦岭，不料竟误门军令限期。杨家父子再三解释，呼延赞在旁竭力劝阻，潘化美才饶恕了他父子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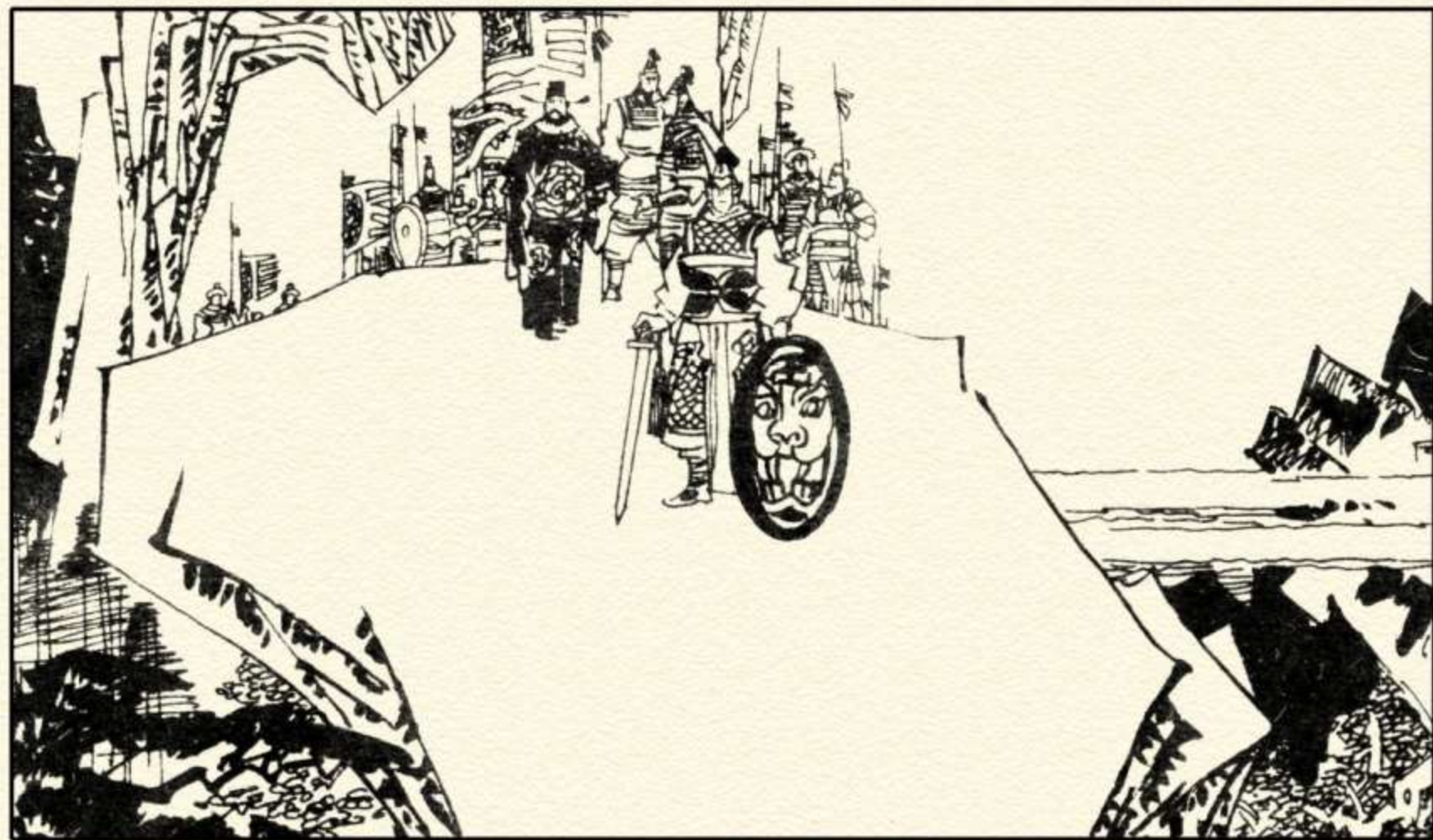
潘仁美暗想呼延赞在军监守，难以谋害令公，便借口缺少弓箭，让他到代州去搬取。又对杨家父子道：“你们速去迎战辽将萧挾懒，我领兵埋伏于陈家谷接应。”



杨业父子辞别仁美，退至本寨。大辽元帅耶律斜轸闻杨业出战，命萧挾懒埋伏在半路，令副将土金秀与杨家父子交锋。



令公命六郎出马，交战四十合，土金秀假装败走。杨业父子不知是计，引兵赶杀而去。



潘仁美与王侁等将士到陈家谷登高远望，一无所见，以为辽兵败走，心中大悦，又领诸军回鸦岭去了。



杨家父子眼看要擒住土金秀了，忽然半路上杀出个萧挞懒。令公且战且退，走至陈家谷，见无一卒，抚胸大恸，骂道：“仁美老贼，只顾设谋报复私仇，不想误国大事！”



此刻，韩延寿领兵杀来，围住杨业父子，就要搦战。杨七郎告诉哥哥保着父亲在此等待，他飞马撞阵，奔鸦岭大寨搬取救兵去了。



潘仁美正在帳內飲酒，忽見七郎持劍而來，要求快發救兵，到陈家谷解圍。仁美暗喜，冷笑道：“杨家父子素号无敌，今日如何陷入重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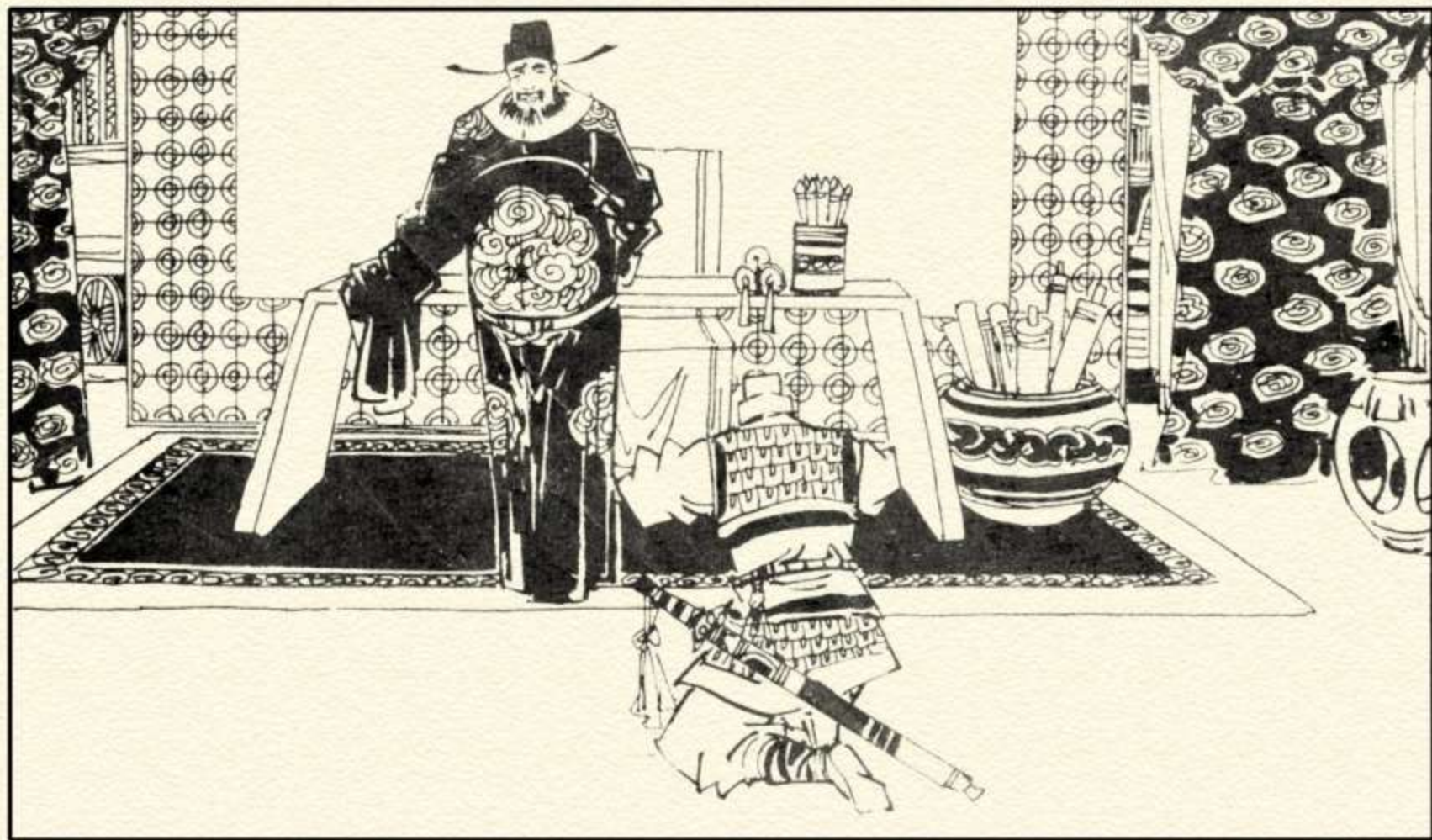
七郎怒火满腔，申辩道：“只因你不肯伏兵陈家谷，致使我父子遭此危难！”潘仁美冷笑一声，对王侁耳语一阵，出帐去了。



当夜，王侁叫军士将酒灌醉七郎，缚于树上。潘仁美命人乱箭射死七郎。



随后，潘仁美令陈林、柴敢带领数十人，将七郎尸首丢到桑干河里。陈、柴领命而去，二人于心不忍，把七郎尸体偷偷埋到河畔的一棵大树下。



后来，有人告密，潘仁美因做贼心虚，便没有拿问陈、柴二人。这时，忽见一卒来报：“六郎单马回来，不入本寨，竟往南方去了。”潘仁美急命陈、柴二人领兵去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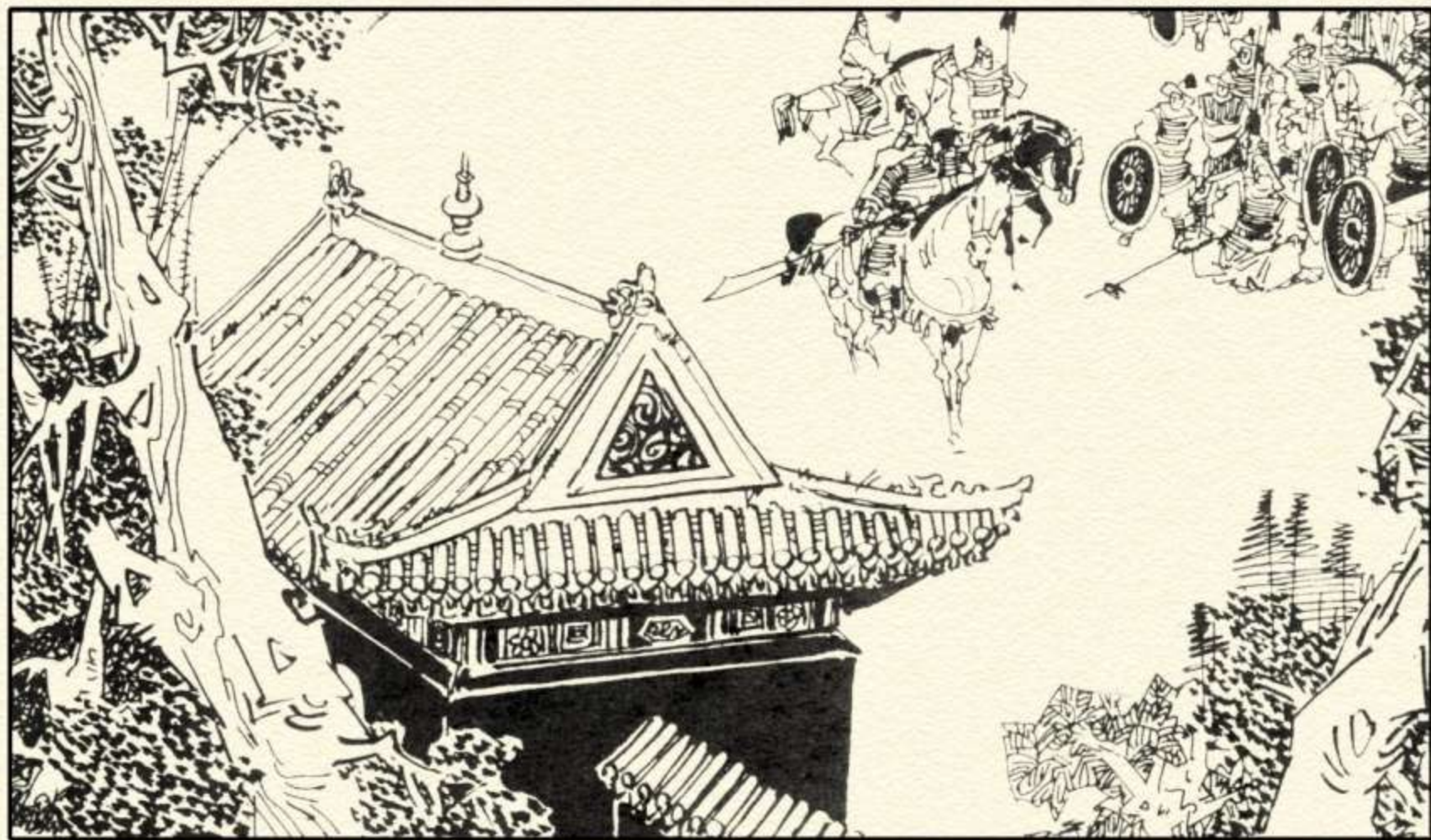
陈、柴二人追上六郎，将潘仁美如何射死七郎细说一遍，并请六郎速去搬兵营救杨老令公，他二人领兵去陈家谷且助一臂之力。



杨令公见二子迟迟不归，恐军士饿死谷中，便领兵出战，恰遇土金秀杀来。交马数合，金秀诈败。



令公一直杀去，忽然不见了土金秀。抬头一看，两山交牙，树木茂密，原来误入狼牙谷。令公大惊，随即引兵奋勇往出杀，砍死辽兵百余人。其余辽兵，四散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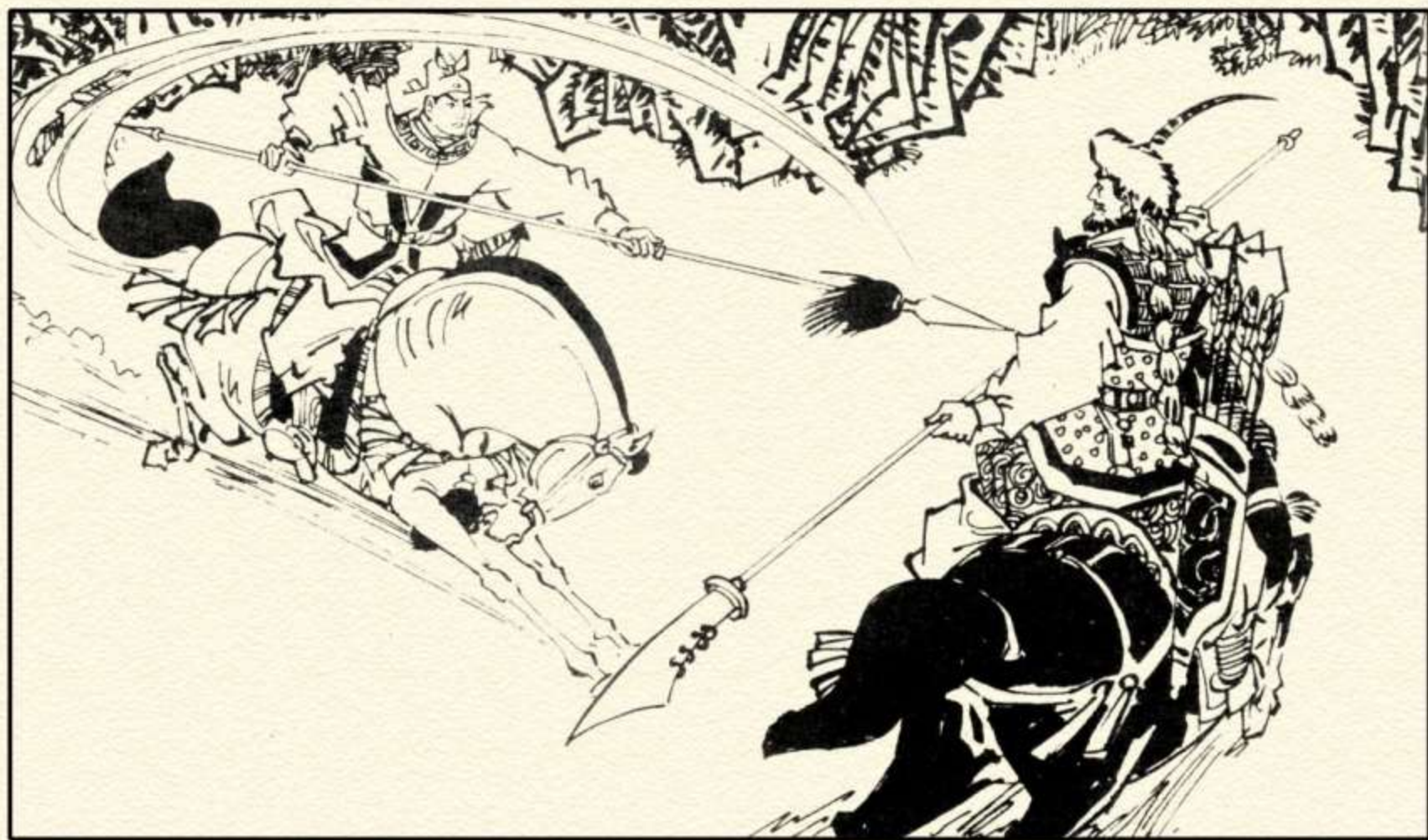
令公又策马前进，来到深山一座庙宇前，命众军士在此下寨。萧挾懒领兵把守谷口，单等杨令公的人马粮绝饿死。



令公见辽兵不来交战，一连三日绝食，便对众人道：“陷此重围，外无援救，若被辽人生擒受辱，不如死了干净！”众军士肝胆欲裂，泪如泉涌，同声发誓：愿与将军同归于尽！



杨令公向汴京方向朝主上拜了几拜，然后取下紫金盔，撞李陵碑而死。后人诗赞道：铁石肝肠断断兮，甘心就死李陵碑。



却说杨六郎搬来救兵，往陈家谷杀退辽兵。路上遇到番将野龙，六郎得知父亲撞死在李陵碑，被土金秀枭了首级，送往幽州献萧后去了。一怒之下，直向野龙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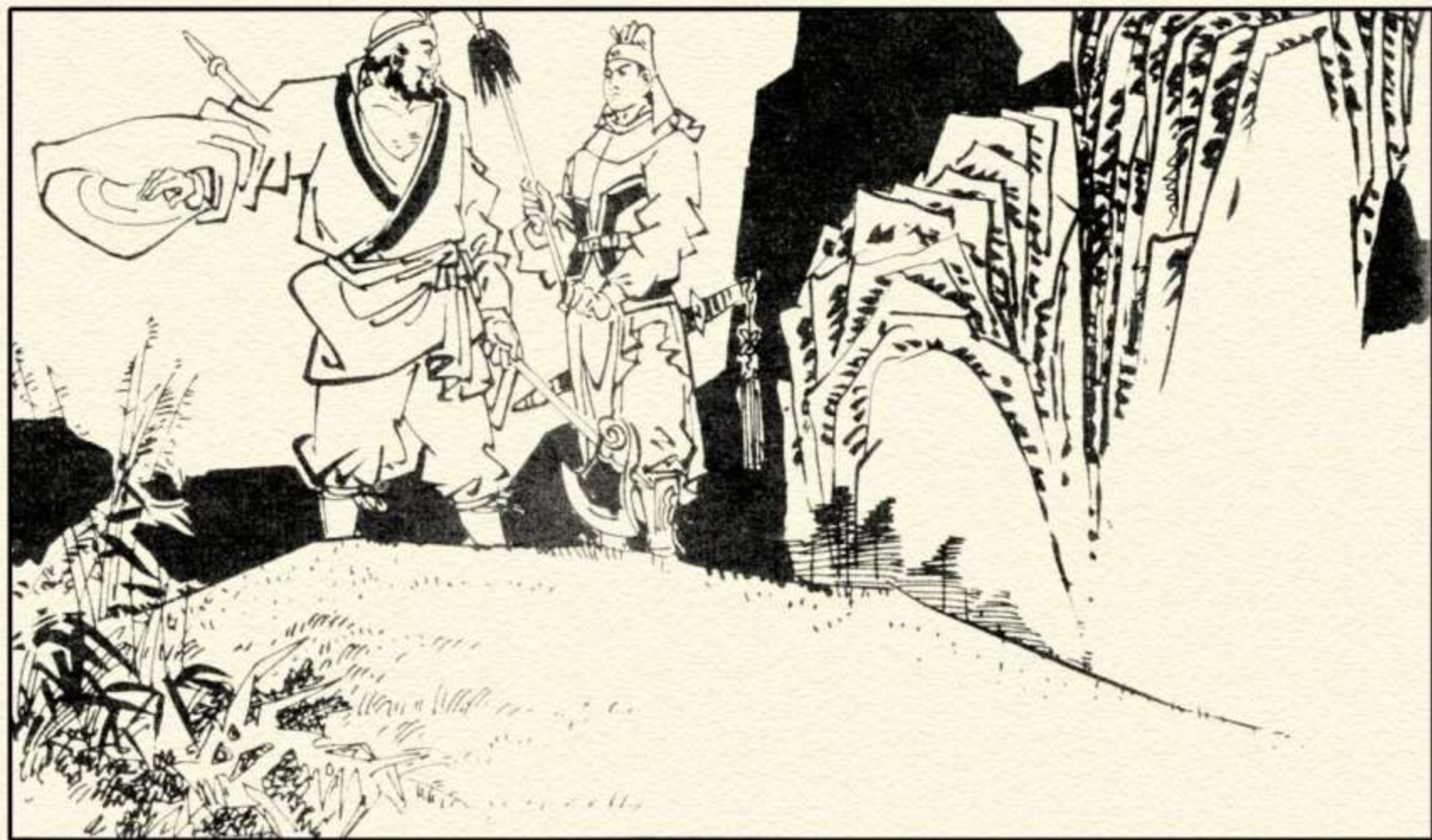
野龙奋勇迎战，交战只三个回合，被六郎刺于马下。六郎正拨马而回，又遇辽将黑塔。



二将交战数合，不分胜负。忽见山后一骑杀来，手持一斧劈死黑塔，杀散众兵。六郎喜出望外，原来是削发为僧的五郎前来相救。



兄弟二人，下马相见。六郎将令公和七弟遭害的情况诉说一遍，五郎大哭道：“父弟之仇，不共戴天，迟早要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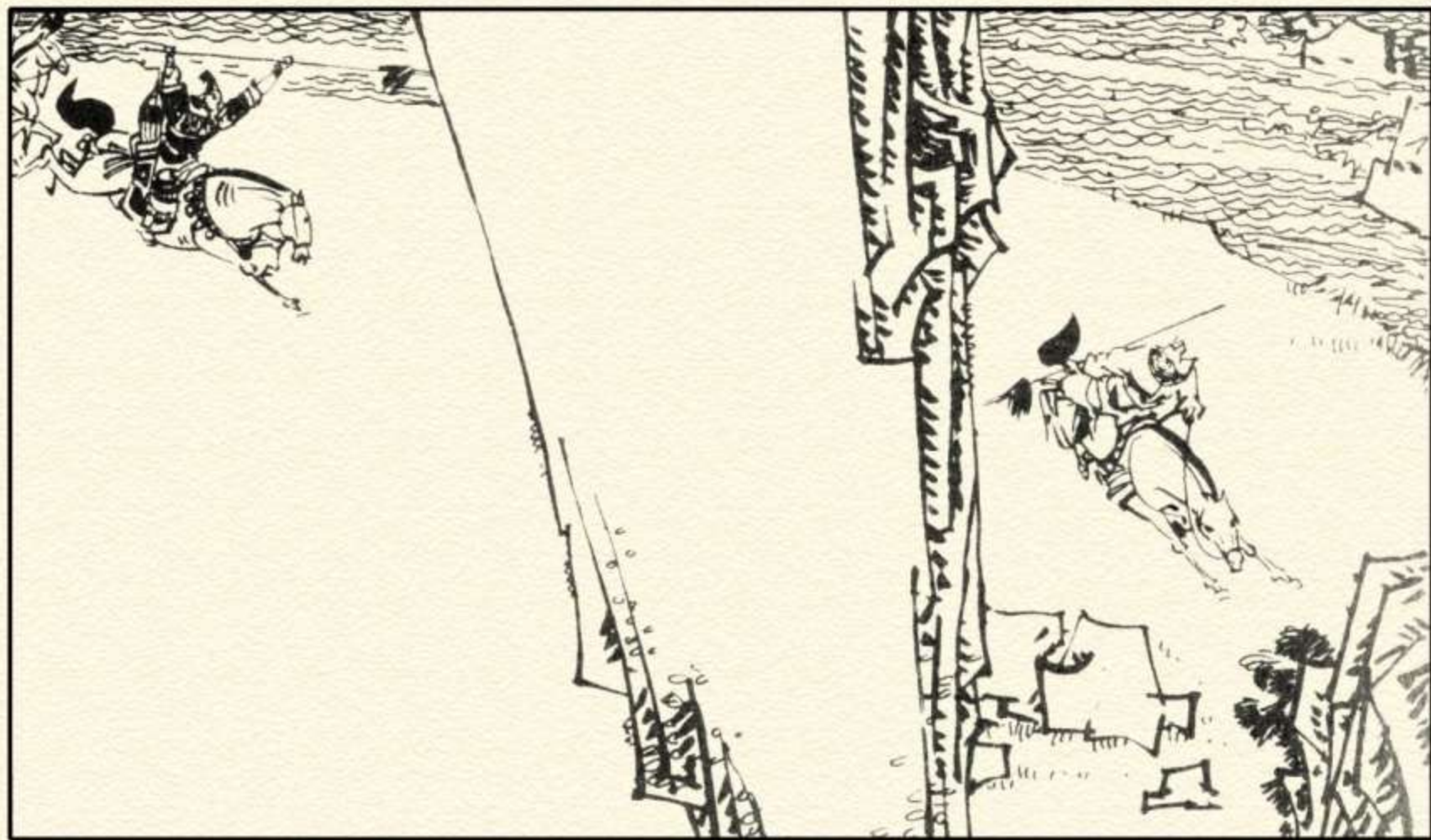
六郎要奏稟太宗，报此冤仇。五郎拦阻道：“不必回汴京去，我即带五百僧众，杀到潘仁美营中，将老贼碎尸万段，岂不胜于奏告朝廷？”



六郎沉吟片刻，觉得杀了潘仁美，若圣上怪罪下来，岂不后患无穷！他打定主意，随即拜别五郎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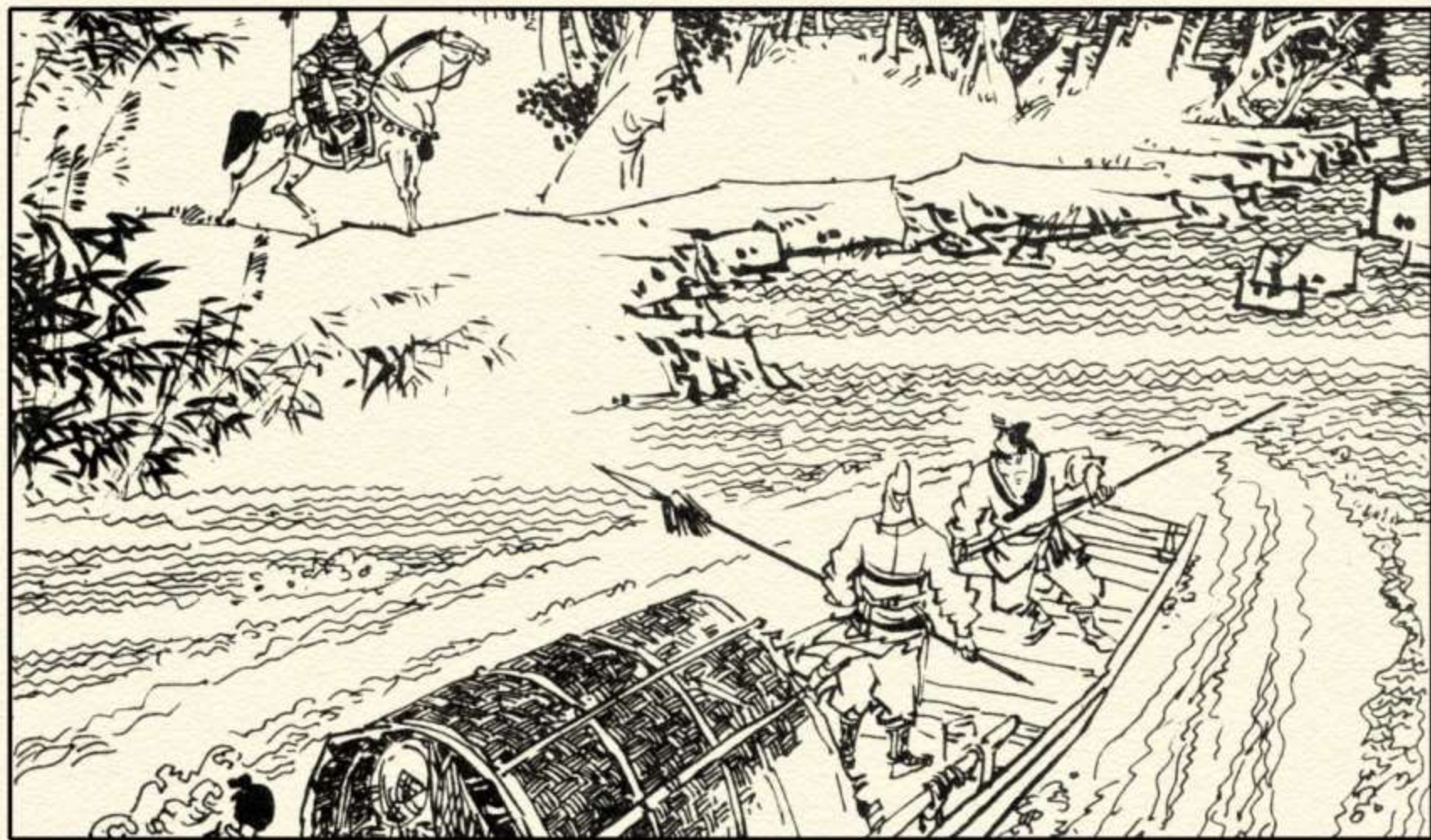
六郎行至黄河渡口，正欲上前向把守官索取路引。不料这把守官不是别人，正是潘仁美之侄潘容。仁美恐六郎逃回，早派潘容在此把渡。六郎大吃一惊，急忙策马而去。



潘容见是六郎，匆匆上马，加鞭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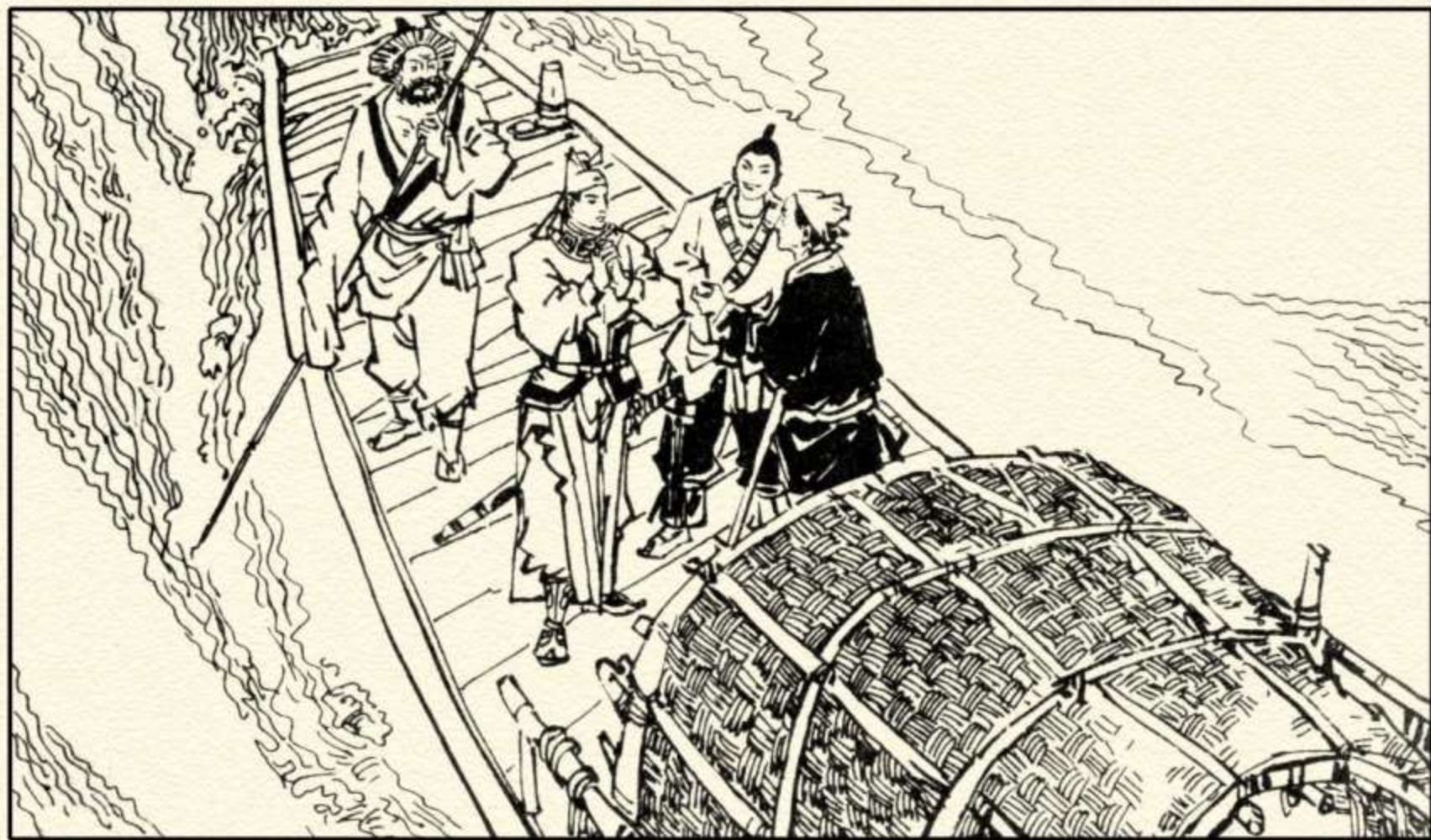
六郎正慌间，忽见芦苇内有一渔船，坐着两人，大叫道：“快渡我过河，多送些船钱！”那老人认得六郎，忙拨正船头。



潘容追到，喝令艚公休渡六郎过去。艚公不听，反将六郎接到船上。潘容大怒，拈弓欲射。



不料芦苇中闪出一人，将潘容一棍打落马下，连人带马，滚落河内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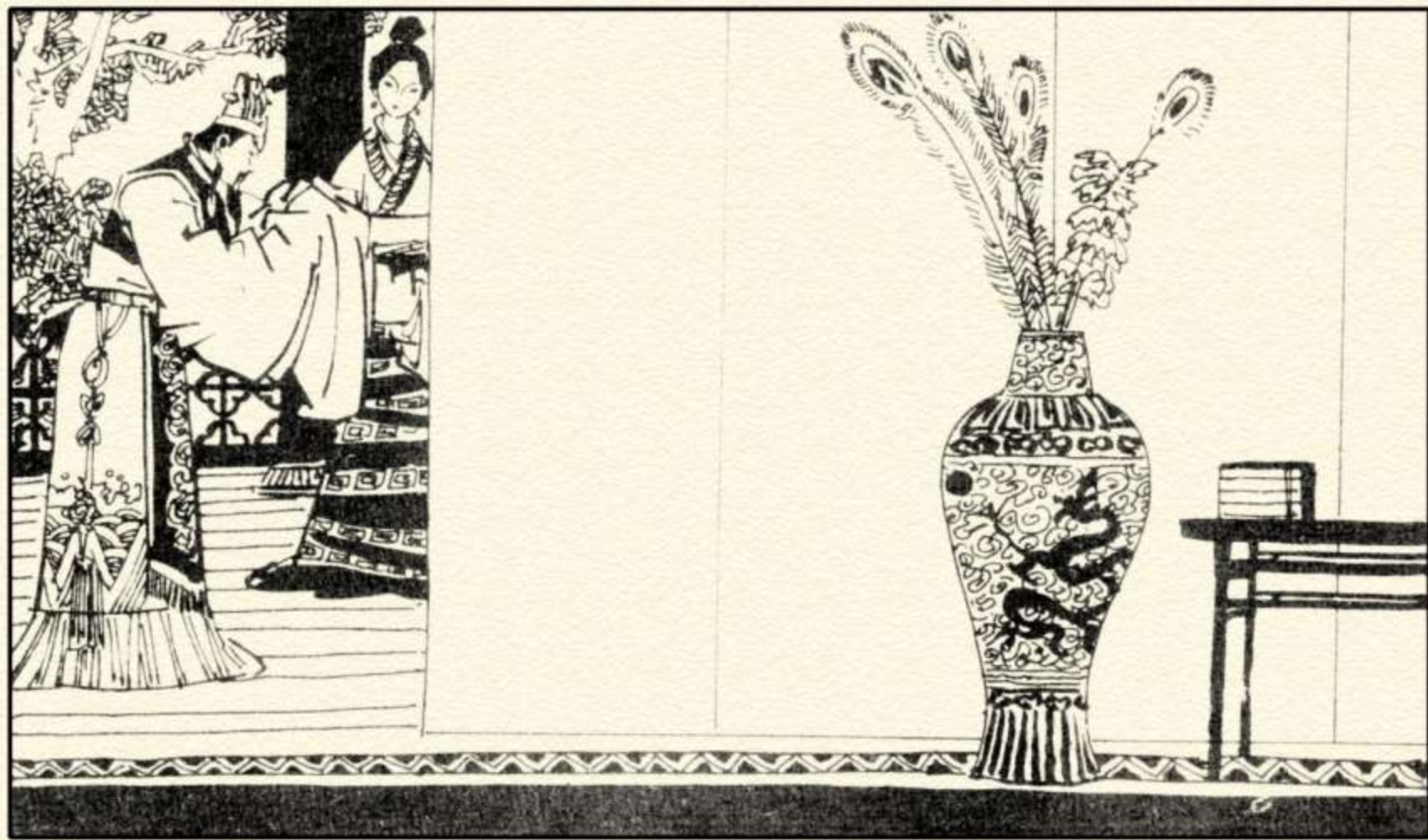
接着，那汉子跳上船来，六郎问：“蒙君救命，尊姓贵名？”汉子答道：“我叫郎千，那老人是我的父亲，这是小的弟弟郎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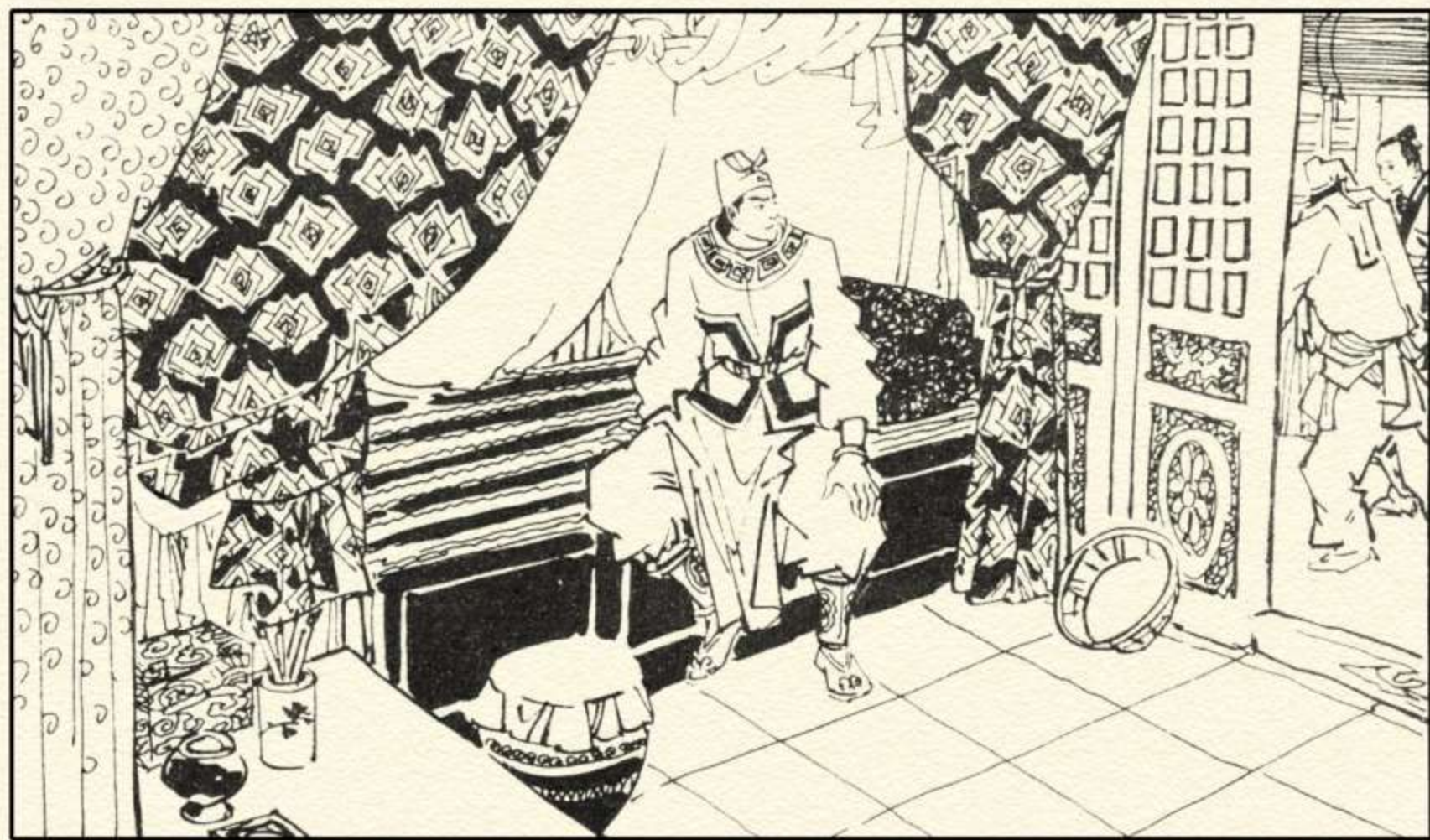
过了河，三人引六郎回到家中，纳头便拜。六郎不解其意，郎千说：“当年小人原居太原，蒙令公赐钱葬母。后因家贫来此捕鱼过活，偶逢恩人遭难，略助一臂之力。”随设酒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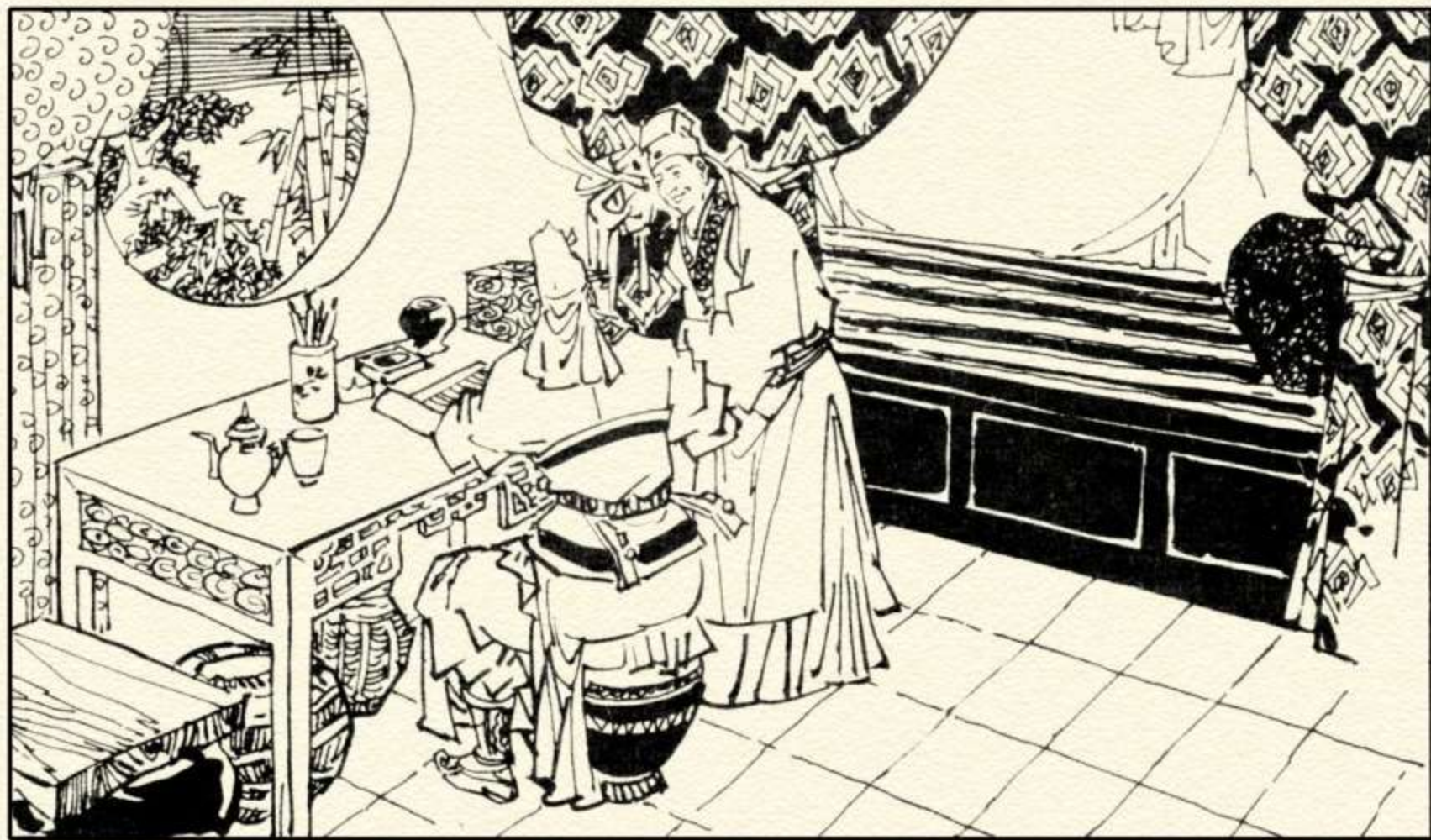
六郎当夜留宿郎家，并不知府上突遭大难。原来，杨业父子被害之后，潘仁美急忙表奏朝廷，诬陷杨家父子反了。太宗闻奏大怒，传旨将杨府家属拿赴法场处斩。



八王赵德芳奏道：“杨家父子忠心报国，只恐被奸贼陷害；不如命人去边廷查个水落石出，若果真反了，斩犹未迟。”太宗准奏，下令将杨府家眷暂囚天牢。



这日，六郎来到汴京，只听得市中人三三两两地说：杨家父子反了，潘元帅已表奏朝廷；佘太君被囚牢狱，听候处斩。六郎听得大惊，不敢入天波府去，只在酒馆安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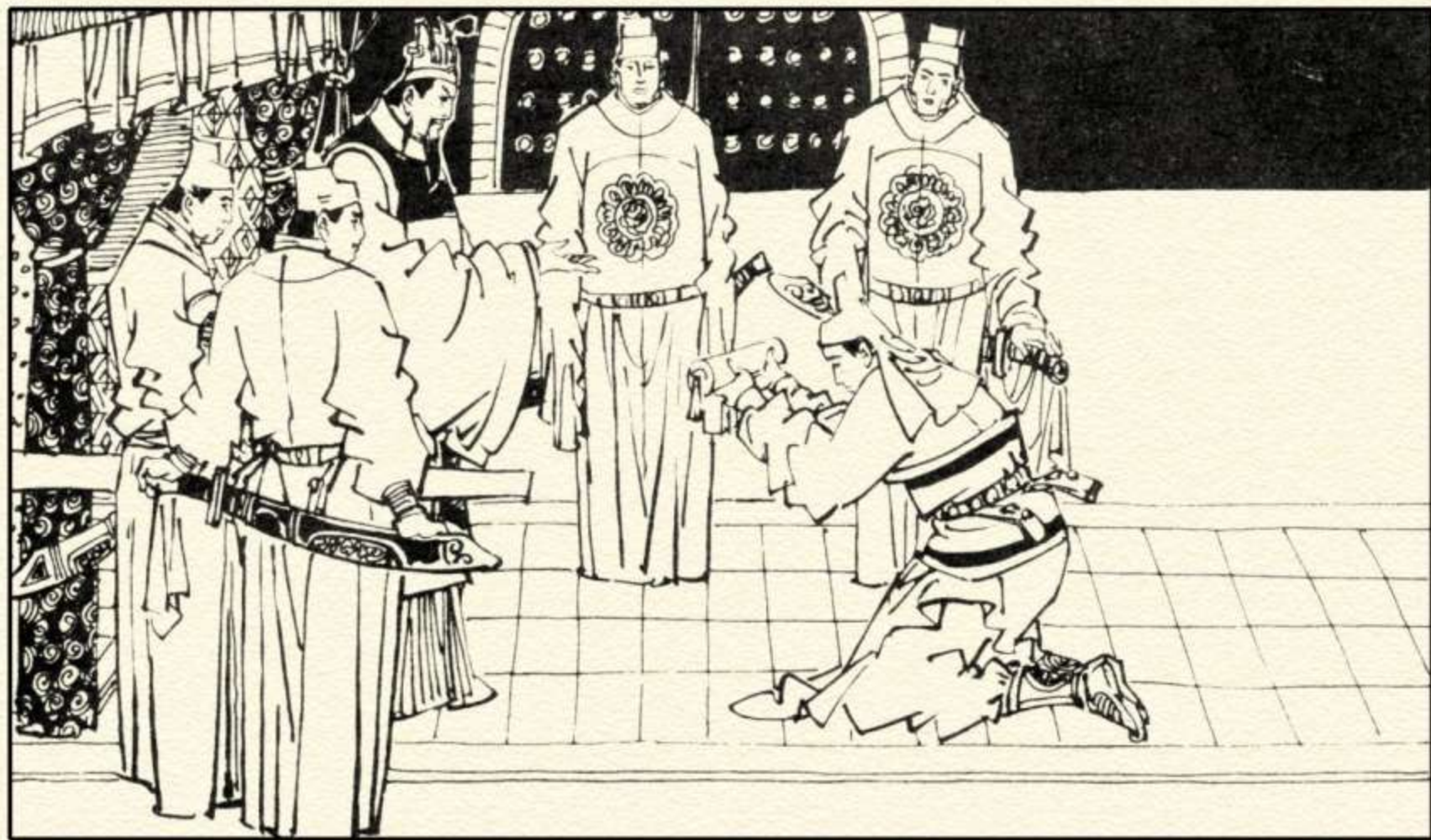
六郎终日悲伤，几番提笔书写奏章，不觉泪如雨下，湿透纸笺。这时，走来一位雅儒士，问六郎道：“将军有何怨恨，枉自愁闷？”六郎将父弟被害情由，一一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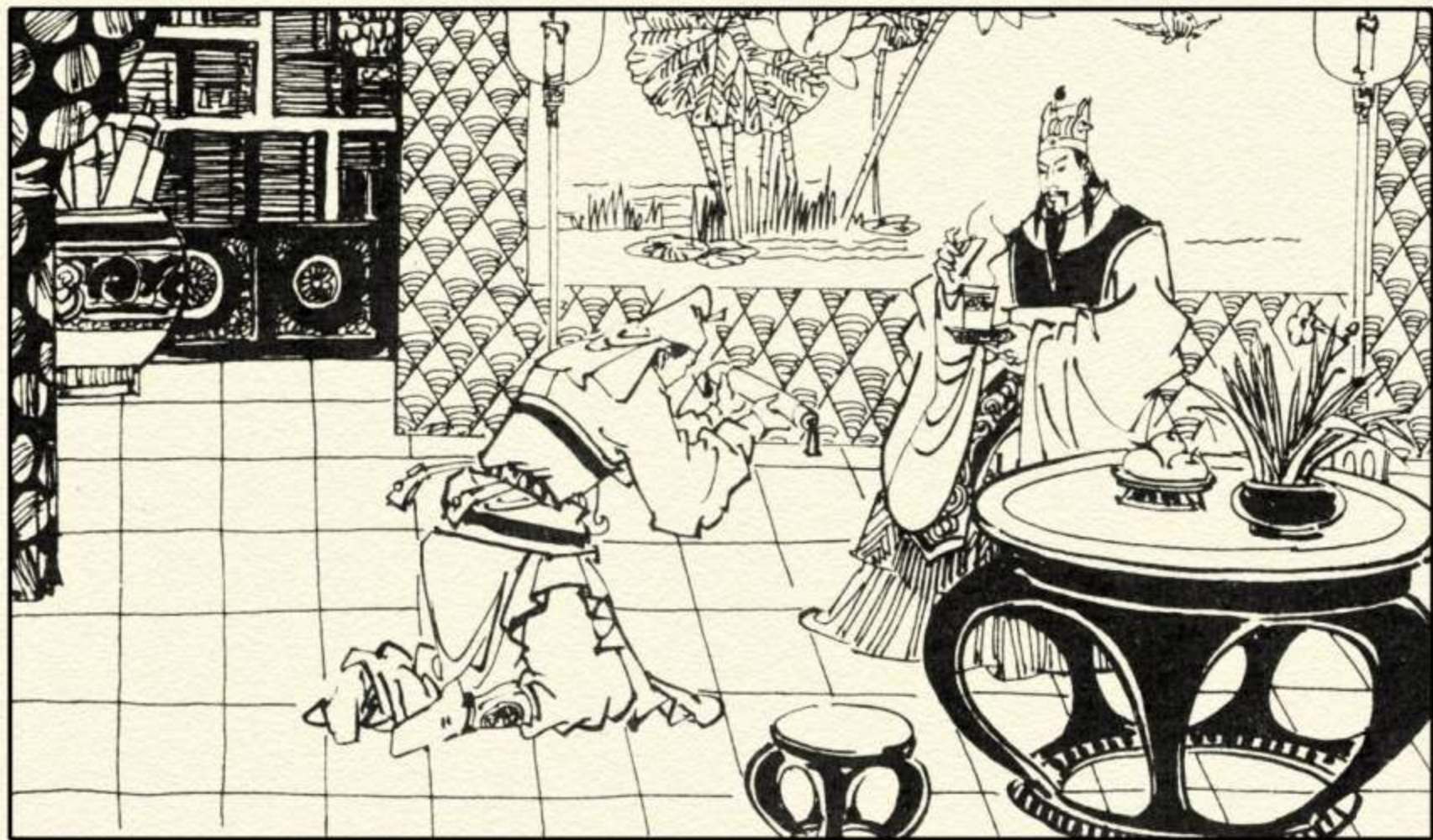
这人原是大辽萧后的朝臣贺驴儿，如今假扮宋人，改名王钦，混入汴京，刺探军情。他听六郎如此冤屈，见有机可乘，便提出愿代六郎写疏申奏。六郎欣然允诺。



王钦写罢奏章，递与六郎。六郎看罢，连连称赞王钦才学非凡，并斟酒致射。王钦饮罢，辞别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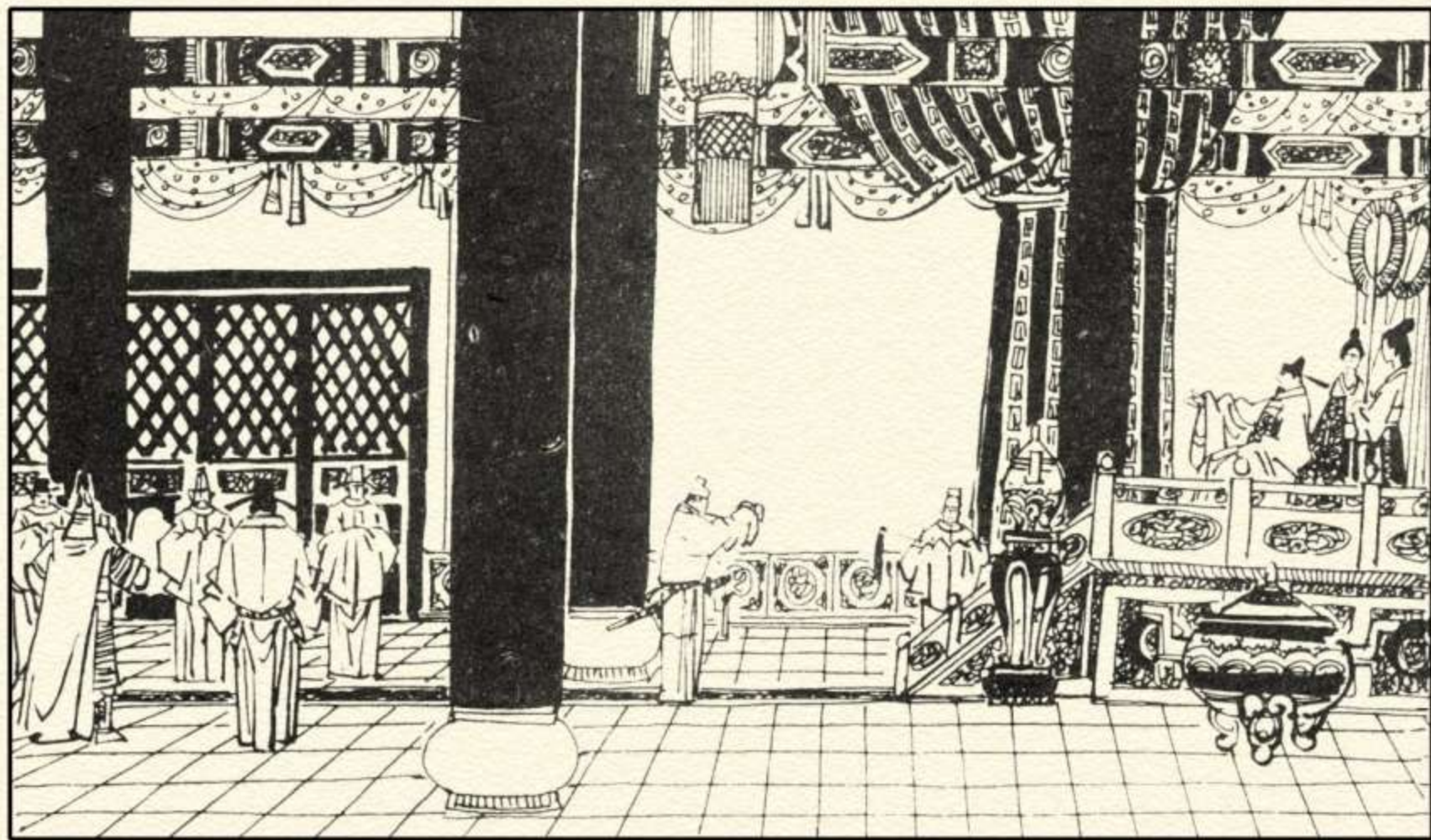
六郎来到午门，正遇八王退朝，便即刻上前拦驾，大叫伸冤。八王见是杨六郎，命带到府中问话。



八王回府坐定，问道：“潘仁美奏你父子反了，果真如此？”六郎跪下，递上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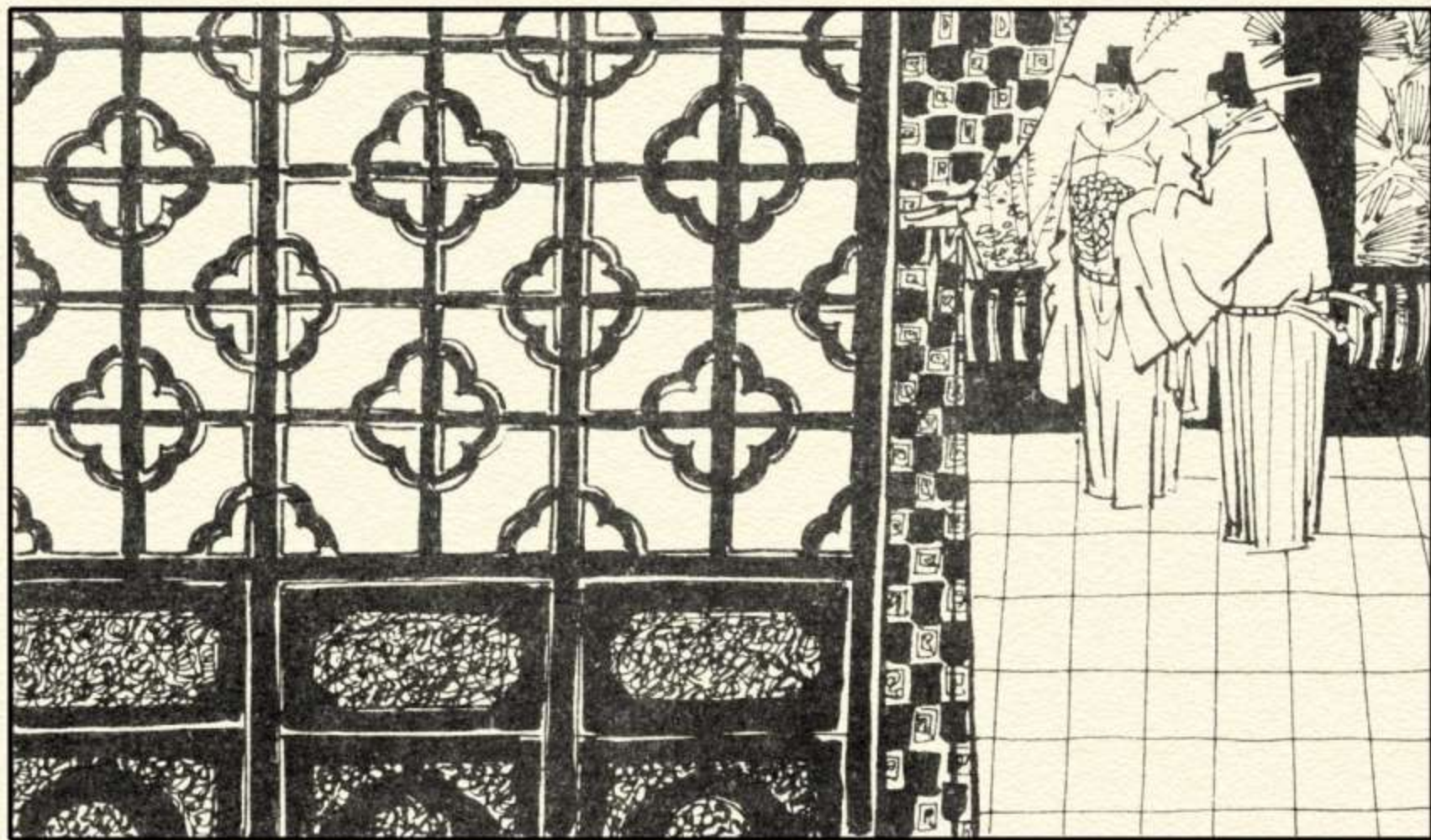
八王看罢奏章，真相大白，捶胸顿足道：“潘贼陷害忠良，天地难容！”随带六郎去求见圣上。



太宗看罢六郎奏疏，怒骂道：“欺君奸贼，反奏杨家父子反了！”即命殿前太尉党进去捉拿潘仁美。八王奏道：“拿回潘贼后，元帅之任，关系非同小可，必须命人代之。”



太宗沉思道：“谁人可代元帅之职？”八王举荐杨静为帅，太宗传诏杨静上殿。杨静恐潘仁美抗旨不交帅印，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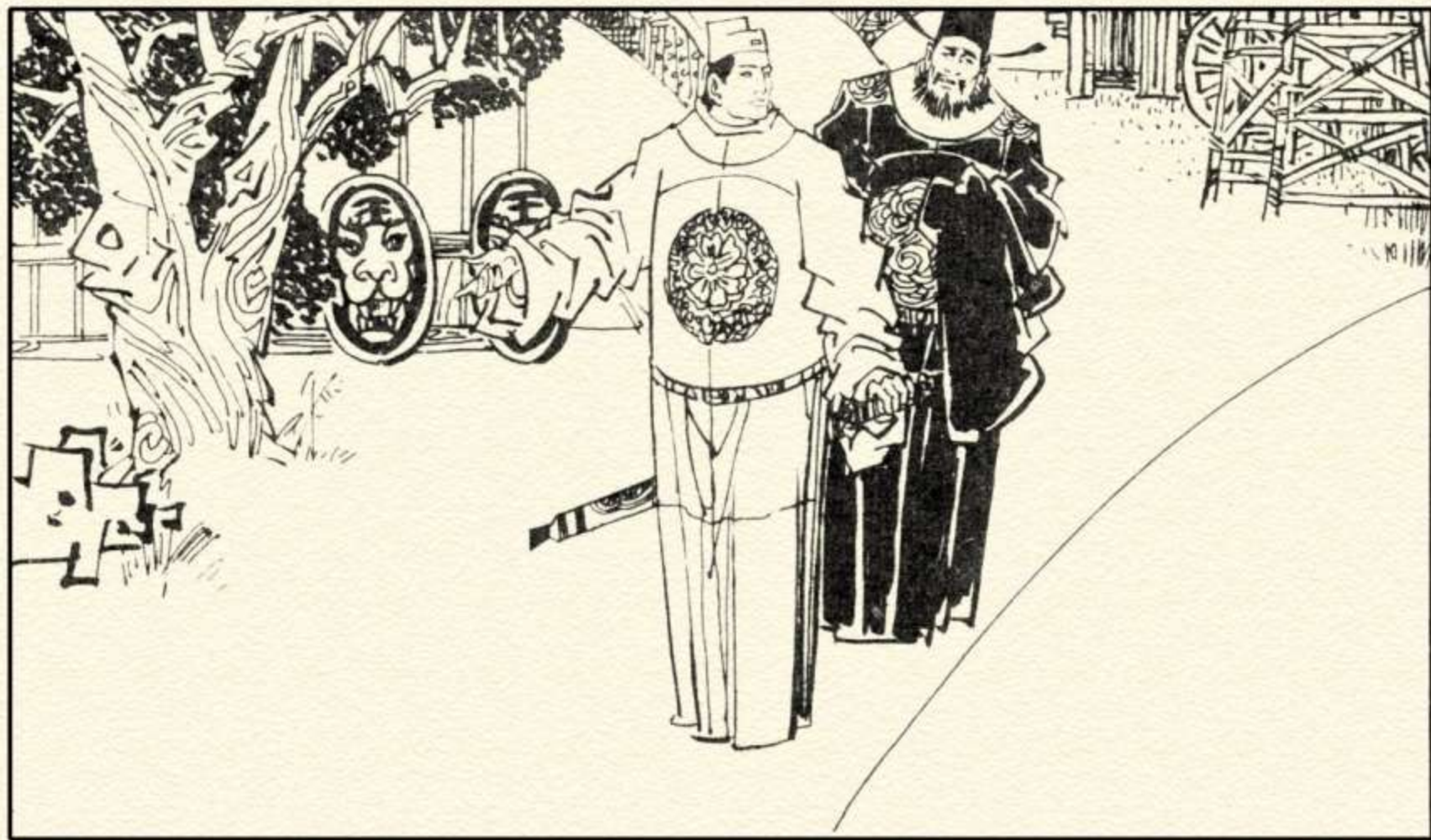
党进见太宗一时为难，便如此这般献了一计。太宗听罢大喜，立即向左丞相寇准面授机宜。



杨党二人策马出城，到了雁门关鸦岭，党进先下马入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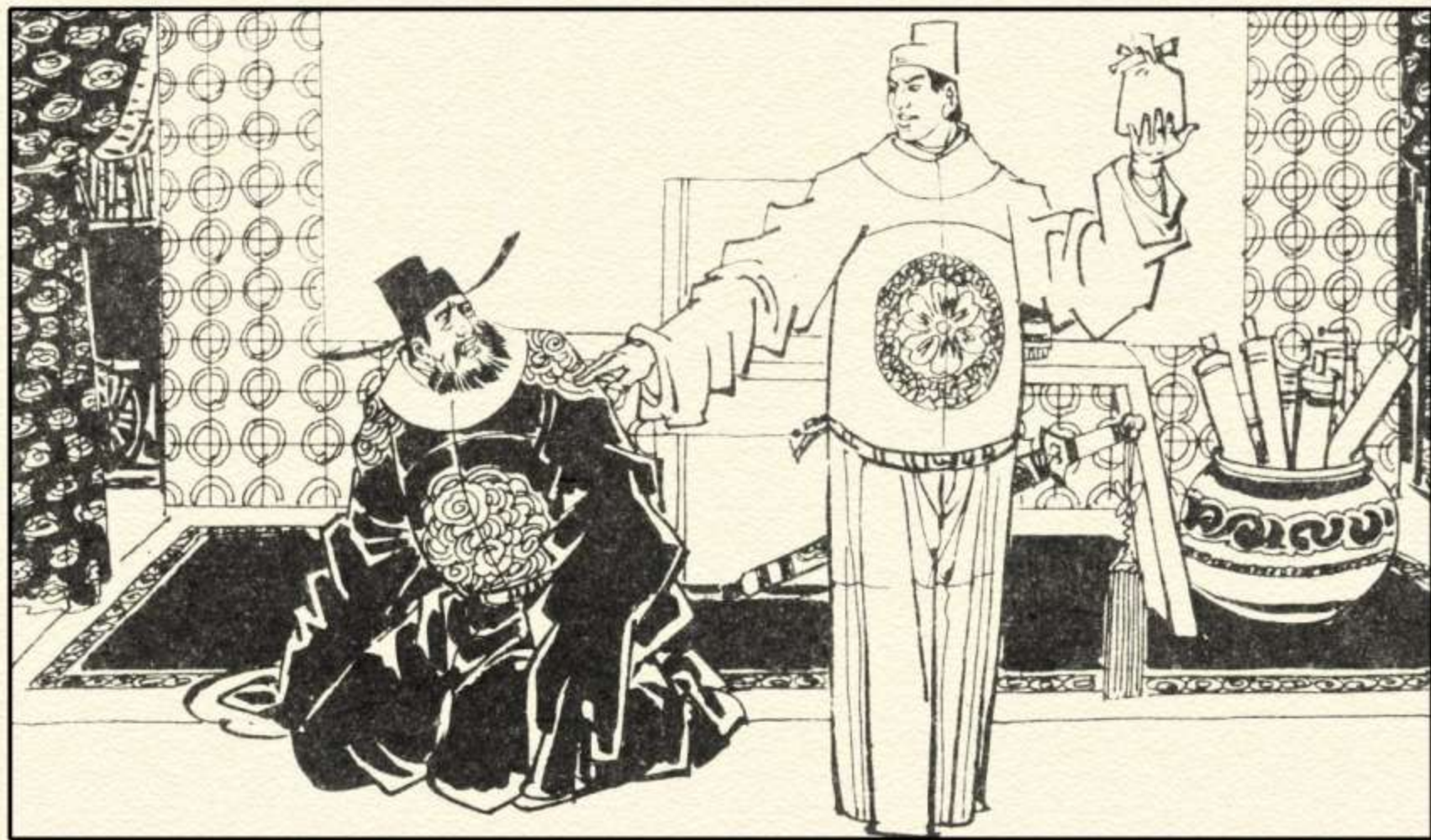
潘仁美正在帐中饮酒作乐，忽报朝廷使臣到来，便急忙出帐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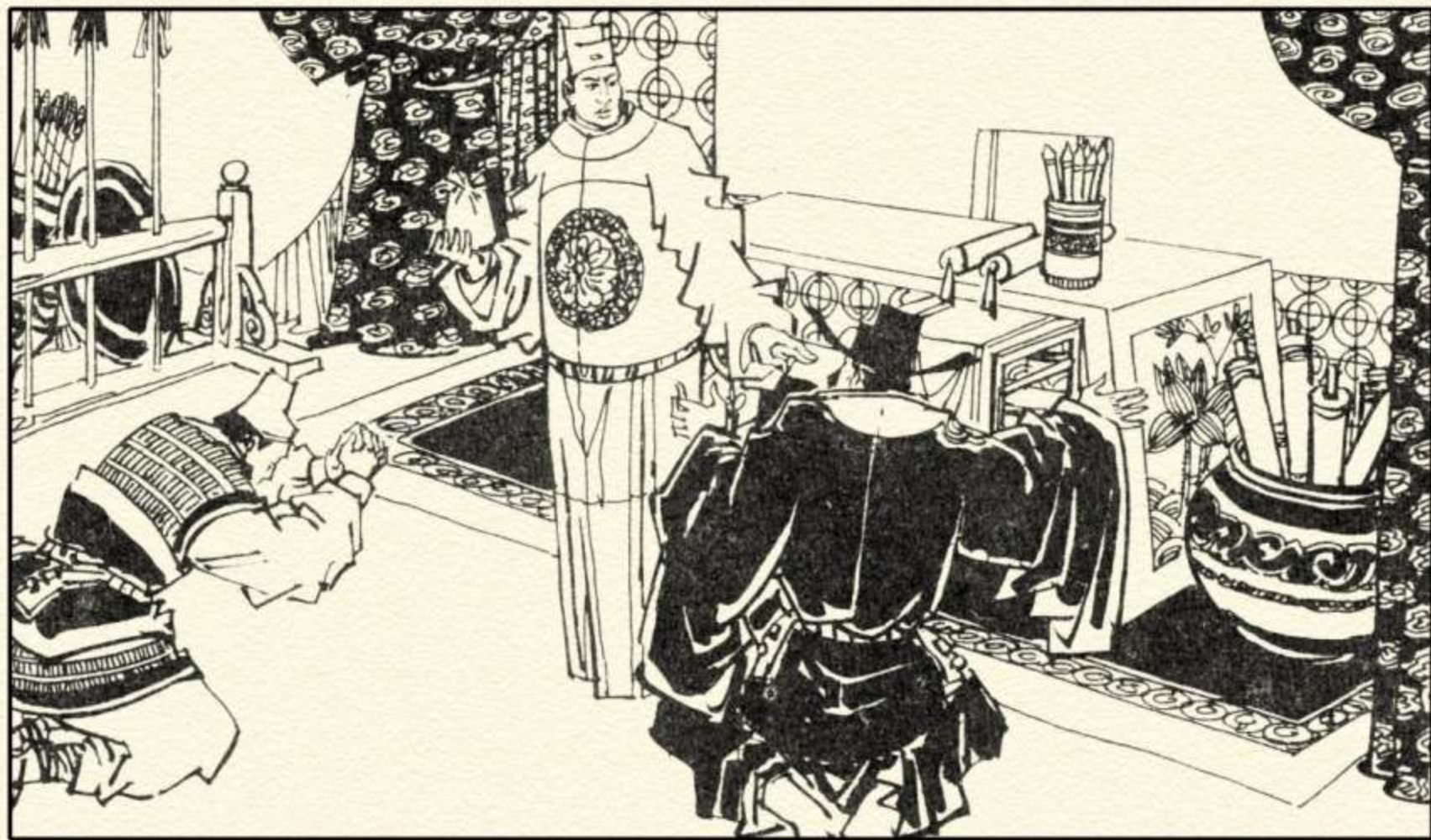
潘仁美急不可耐，忙问使臣来此何意？党进说：“今有奸细供出太师结好萧后，不发救兵，陷害杨家父子；又说元帅之印，已献萧后。圣上下诏宣太师回京，与奸细对证。”



潘仁美闻听此言，顿时暴跳如雷。党进见他已经中计，又道：“太师可把帅印拿来过目，如印在，便是诬陷，不必取太师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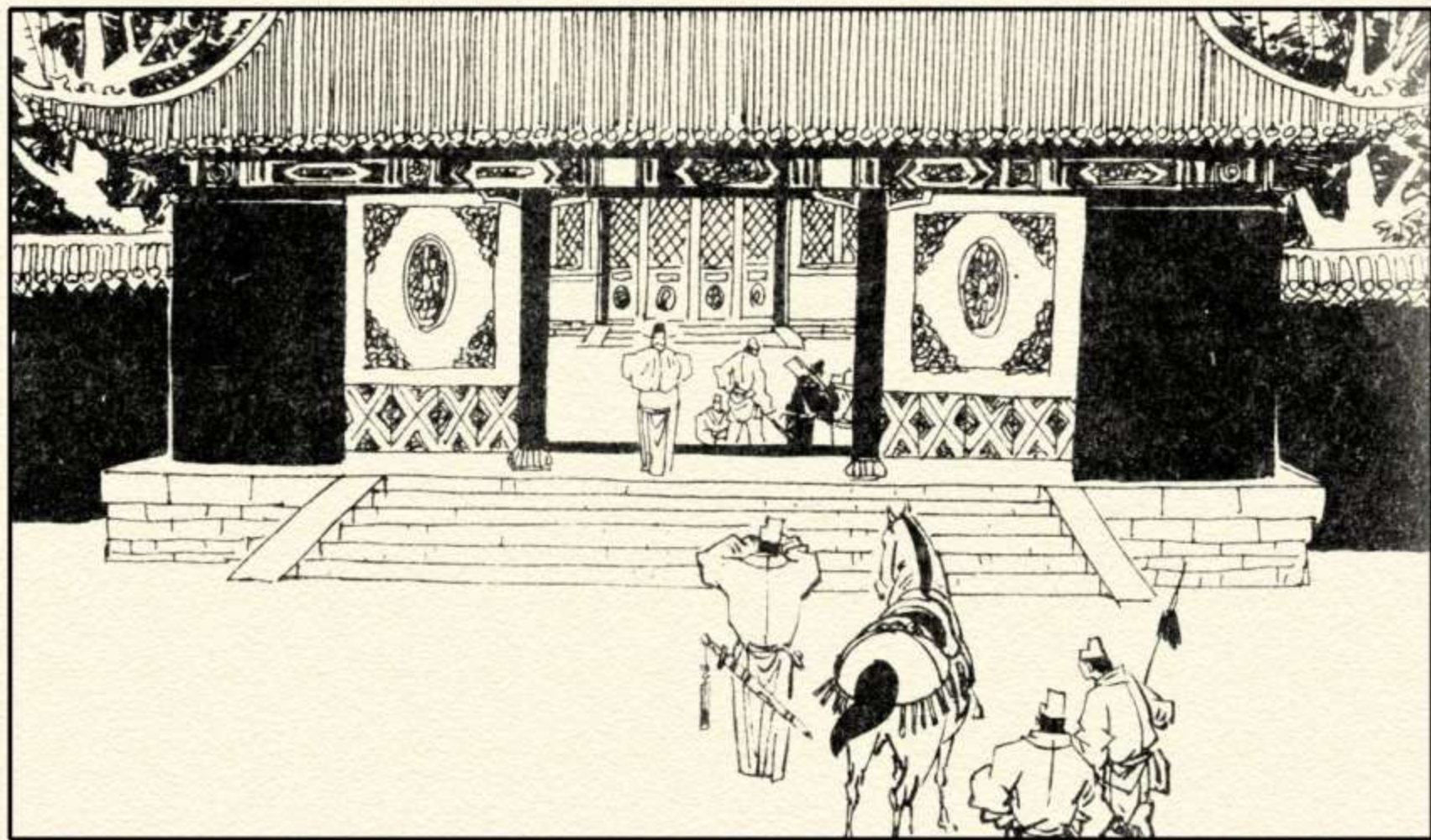
潘仁美进到帐中，拿出帅印，递与党进。党进接印在手，即刻喝令潘仁美跪听圣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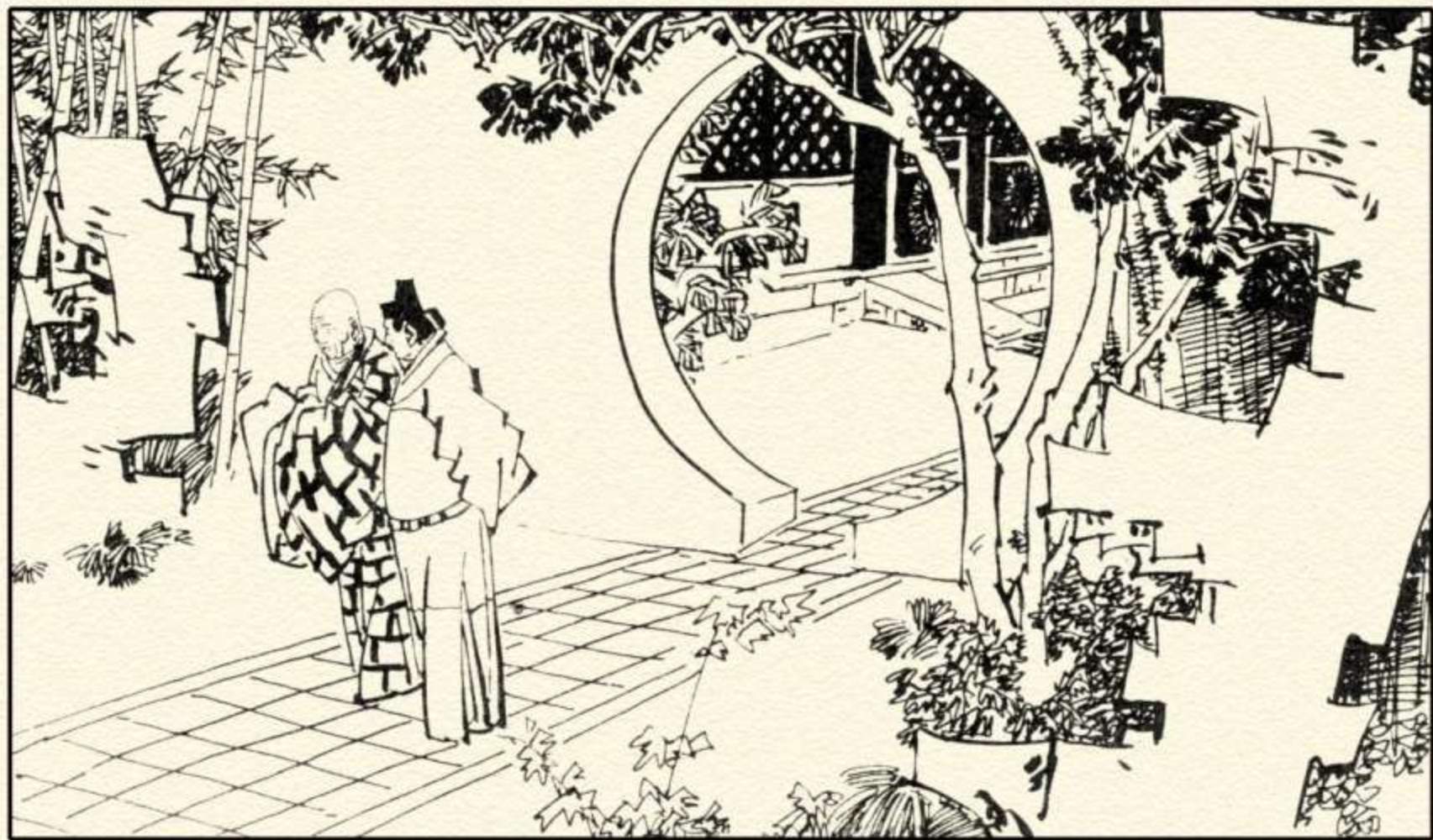
潘仁美不服，怒气冲冲地问：“我有何罪，竟遭圣上拿问？”党进斥道：“你干的勾当，还有脸来问别人！”说罢，小卒来报新元帅杨静到任。



党进将帅印交与杨静。杨静喝令左右锁了潘仁美及王侁等三将，吩咐党进押赴太原听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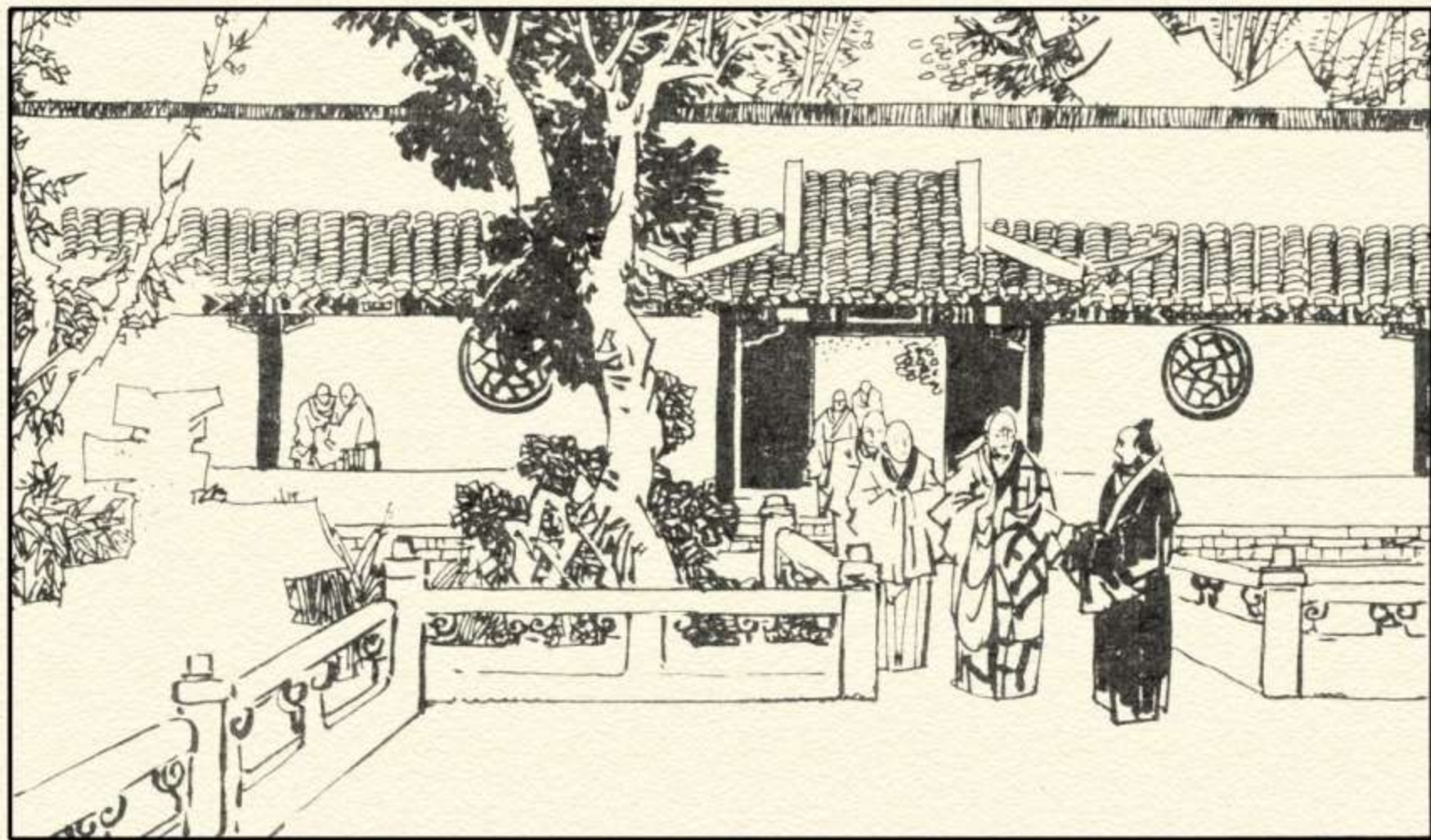
一到太原，党进将潘仁美等四人，交与府判黄进安置，然后回京复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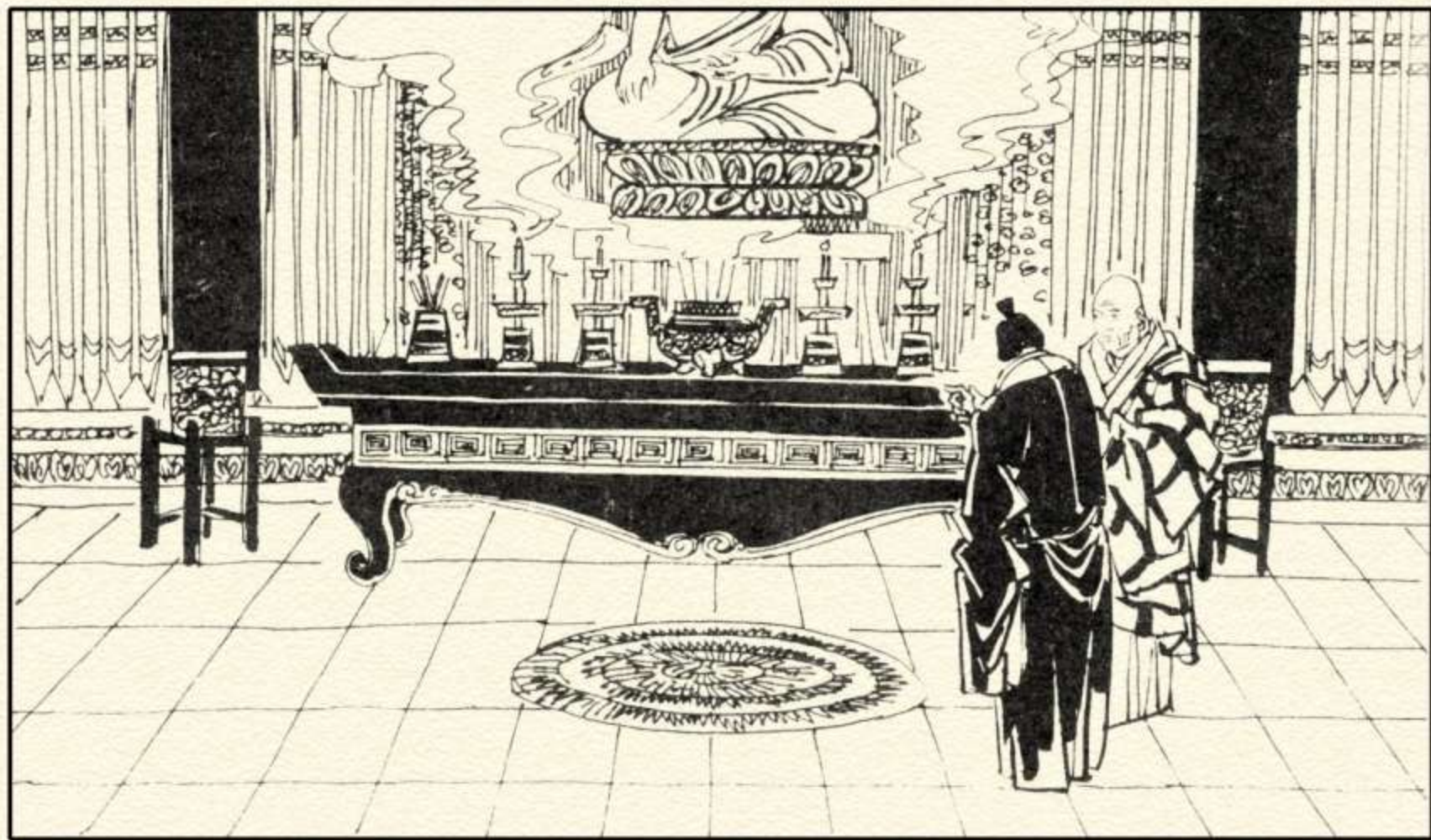
潘仁美被送往皈依寺监禁。黄进暗暗嘱咐寺中雪云长老，令他好生服侍潘太师。



潘仁美如笼中之鸟，插翅难逃。他连夜修书，派心腹之人入京，请潘妃进奏太宗救命。



次日，潘仁美在寺中闲游，见雪云长老领众僧出寺，去了半日方回。他疑惑不解，问雪云长老从何处而来？雪云长老答道：“迎接新任府尹寇准爷爷到职。”



潘仁美惊问：“他为何贬到此间？”雪云不知真情，无可奉告。潘仁美暗忖道：这老儿，是我旧日僚友，不妨整酒请来叙旧，探问朝廷事情，岂不妙哉？于是着雪云去请寇准。



雪云长老来见寇准，说潘太师请他去饮酒。寇准一听，悻然大怒，道：“我到此间，就是来察访老贼的罪恶，你好大胆，敢来代他请我！”喝左右拿下，重打四十。



雪云长老求告道：“贫僧实在不知有此情形，望爷爷饶恕。”寇准见他蒙在鼓里，便将计就计，对长老如此这般吩咐一番，雪云诺诺连声，领命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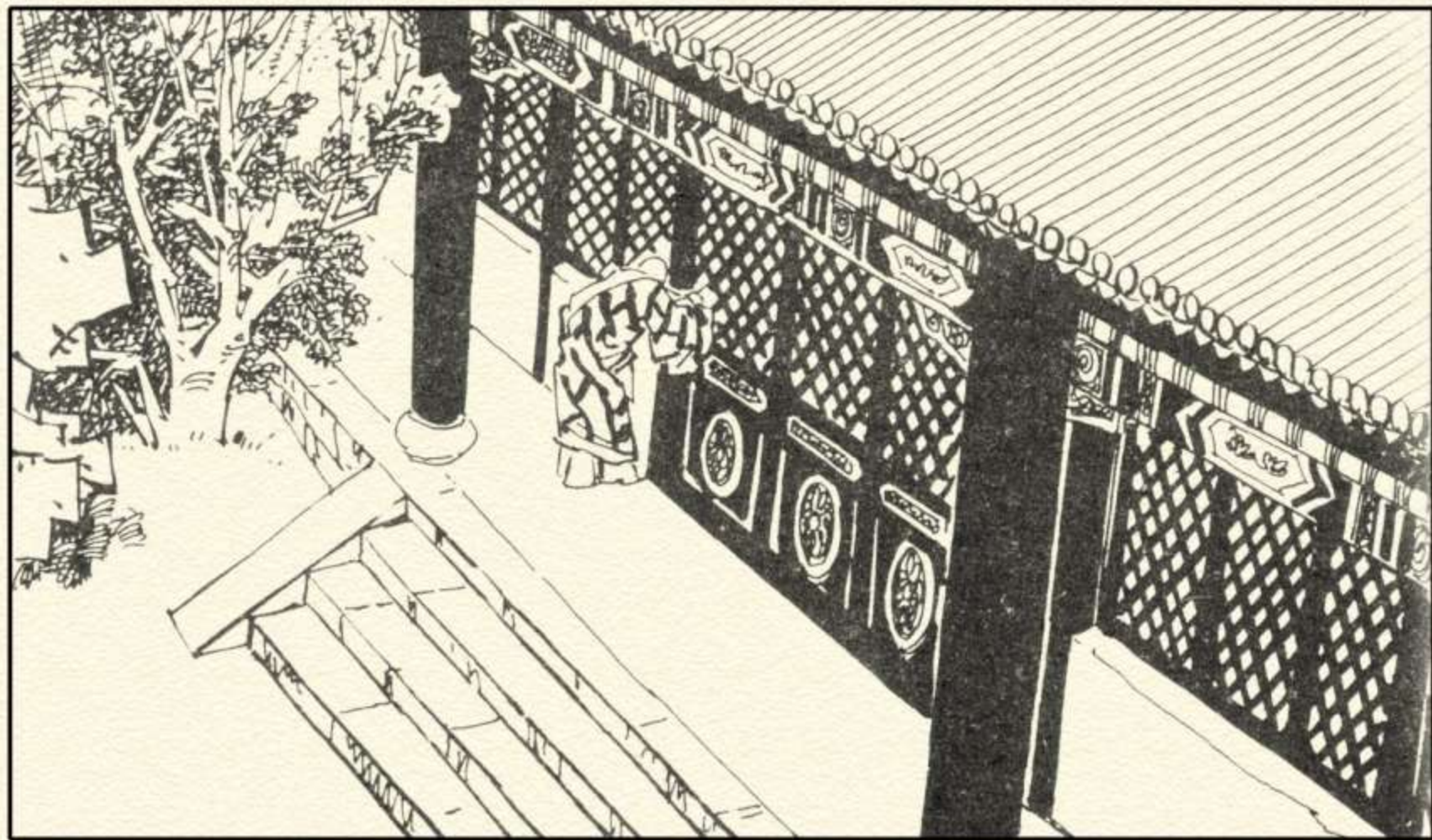
雪云长老刚回寺中，寇准随后来。潘仁美大喜，迎寇准入堂。



席间，潘仁美问寇准为何遭贬此地？寇准说：“只因杨六郎向圣上告你害他父子，我从中保奏太师，被朝廷视为同党，故此贬为府尹。”潘仁美听罢，非常感激寇准。



酒过数杯，潘仁美叹道：“当日不该放跑了杨六郎，不然何致于有今日之祸？”寇准想套他口词，悄声说：“下官闻得令公，被太师算计得好，此处却无闲人，不妨说与我听。”



潘仁美饮酒将醉，对寇准也不存戒心，就把算计杨业父子经过细说一遍。他哪里料到，站在窗外的雪云长老，受寇准之命，将口词一一写了下来。



潘仁美说罢，寇准拍案而起，怒骂潘贼陷害忠良，欺君误国，大伤天理，并喝令左右拿下潘仁美。



潘仁美拼命挣扎道：“这老儿怎发起酒狂来了！”寇准唤来雪云，令他念出潘贼供招。



雪云读毕，潘仁美辩道：“醉人之口，何足为据？”寇准驳道：“酒后吐真言。”随即取出诏旨，命人将潘贼带到府堂。



回到府中，寇准升堂。他喝令潘贼早早招供，免受刑具拷打。潘仁美争辩道：“今无杨家亲人对质，你休想来断我的事情。”



寇准冷笑一声，即刻唤出在此等待多时的杨六郎。六郎一见潘贼，咬牙切齿，怒道：“你图报私仇，将我父陷死狼牙谷，又射死七郎，今日还敢抵赖？”



潘仁美道：“你休胡说！我有证人在此。”这时，几个军士一齐跪下，纷纷为潘贼开脱罪责。寇准知道这几个囚奴定是潘仁美的心腹，便命左右将每人重打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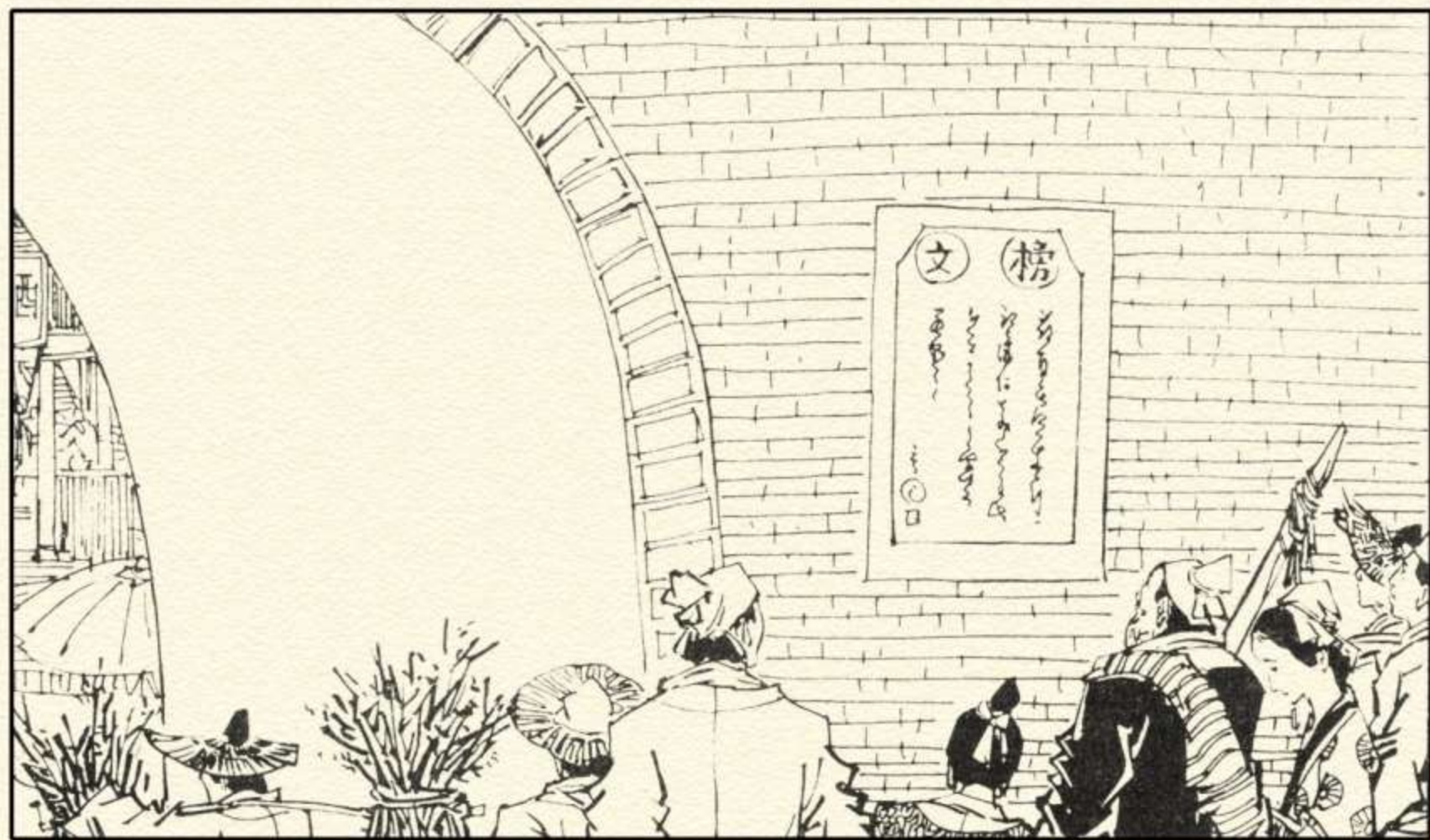
寇准传令押王侁上堂。王侁见潘仁美绑于阶下，顿时魂不附体，战战兢兢，供出潘仁美惨害杨家父子的罪状。



潘仁美死不招供，大骂王侁血口喷人。杨六郎对寇准说：“那日潘贼射死七郎，派陈林、柴敢去掩埋尸首。若得此二人作证，看他潘贼还有何可讲？”



寇准听罢，令人将潘仁美押入牢狱，又遣人四处查访陈、柴二人消息。



一连几日，尚未寻到陈、柴二人的踪影。寇准又命人张挂榜文，若有人知七郎尸首埋于何处者，赏金百两。



杨六郎闷闷无聊，到街市闲游，忽见三人向前揭了榜文。六郎一惊，认出这三人是呼延赞、陈林和柴敢。



陈林、柴敢和呼延赞也正在打听杨六郎的下落，不料今日在这里撞见。四人相逢，又惊又喜。



六郎领陈林三人来见寇准。寇准得知七郎尸首埋在桑干河畔，即差数十人，命陈、柴二人带路，速去取来。



陈林、柴敢领众人到了桑干河畔一株树下，掘了半天，不见七郎尸首。众目睽睽，陈、柴二人大惊失色。



若无尸首，怎去回话？陈林心下甚慌，放声哭道：“不如寻个自尽！”言罢，便去撞树。众人慌忙拦住。



大家正一筹莫展，突然跑来两个黑脸大汉，气喘吁吁地说：“你们来迟了一步，潘仁美已派人将尸体掘走，埋到那边树林里了。”



众人喜形于色，纷纷涌进树林，七手八脚，果然挖出七郎尸首。



众人将尸首抬到太原，寇准见七郎满身是箭，大哭道：“英雄良将，遭此惨祸！不斩潘贼，冤仇难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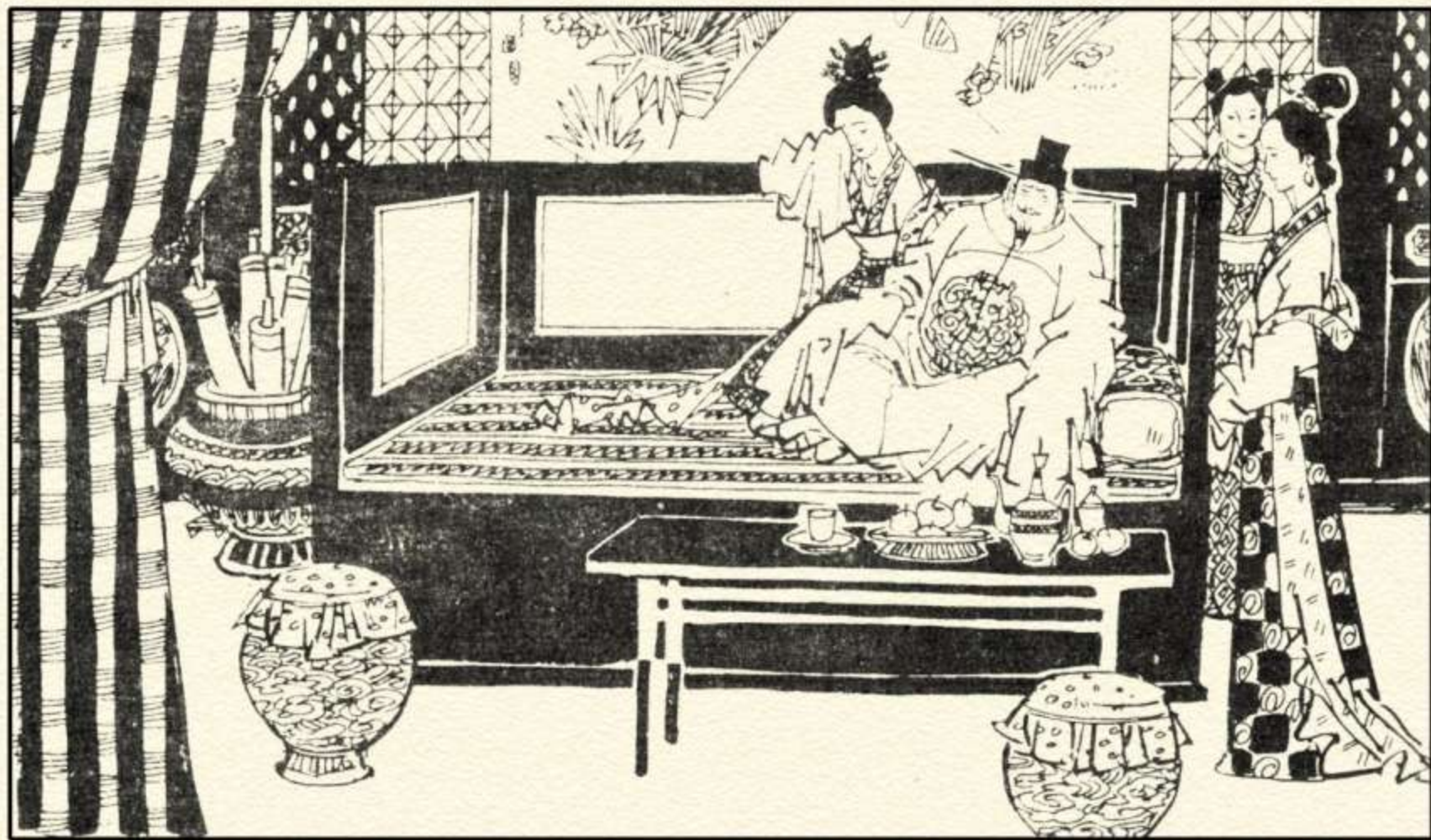
寇准哭罢，传令押来潘贼，问他为何射死七郎，该当何罪？潘仁美低头不语，寇准喝令推出斩首。



刀斧手正要推走潘贼，突然朝廷使臣来府传诏：速将潘仁美监押汴京。寇准料知情况突变，但不敢违旨，只得命人押解潘贼进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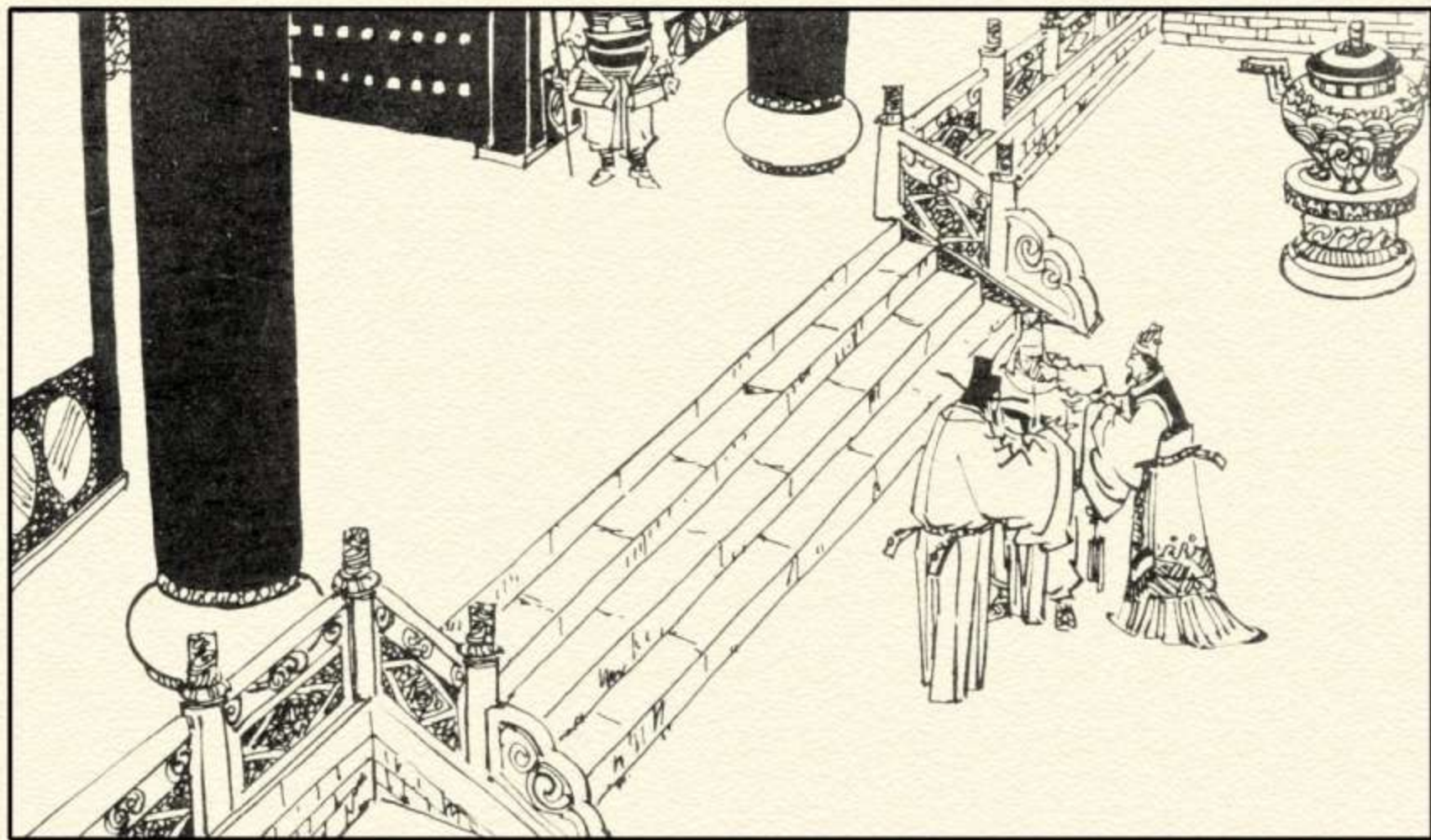
潘仁美走后不久，寇准和六郎也立即回京。一路上，寇准快快不乐，他不明白：此来奉太宗之命，勘问潘贼欺君误国之罪，正待处斩，为何又突生变故？



原来，潘妃收到潘仁美暗中托人送来的书信，深知祸从天降，便急忙进宫奏请太宗，恳求圣上赦免潘仁美无罪。



太宗想来想去，觉得潘仁美为统军元帅，抗辽有功，况且潘妃又这般苦苦哀求，无奈只得传诏：姑免潘仁美一死。潘妃大喜。



寇准和六郎回到汴京，在午门巧遇八王。六郎得知圣上已赦免潘贼死罪，放声大哭道：“冤仇未报，怎生是好？”



八王安慰六郎一番，又吩咐他如此如此，可雪此冤。六郎点点头，领计去了。



八王和寇准同来禀奏太宗：“夜观天象，主上必有横祸，请陛下赐臣独角赦，以防后患。”太宗信以为真，当即将决定生杀大权的独角赦交与二人。



埋伏在午门之外的杨六郎，见军士押着潘仁美走来。趁人不备，闪将出来，一刀砍下潘贼首级。军士大惊，急忙飞报朝廷。



太宗闻奏大怒，命人拿住六郎梟首示众。这时，八王和寇准拿出独角赦，奏道：“已赦六郎无罪。潘太师害人害己，罪有应得！”太宗恍然大悟，随即宣六郎入殿加封。

杨家将

连盟梦工场

一针见血 东 篱
侠骨丹心 水中的人
清风冷月 自治州



策划：东 篱
扫描：雪 中 人
模板：一针见血

连盟 www.shuqu.net
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